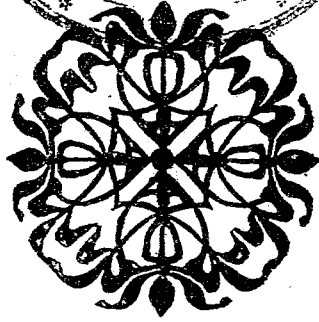


少年中國學會小叢書

同 情

李 劫 人 著



1924

上海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孔德學校圖書館



登記總號 1165

分類字號 中, 小, 22, 105

著者 李勤人

名 同情

次

錄 1924. 3, 21

記



3 2169 6180 9

## 同情

於一種不意的犧牲之後居然尋見自己許久以來就在思想上縈迴，而在實際上好像是絕了緣的一件事體，請想這個人當是如何的快樂，如何的欣慰！縱然這人會因為吃了許多自家所不甘受的痛苦，在事中誠不免煩怨欲絕，然而事後總喜歡逢人便道的。我今天要把兩個月的病榻日記擇要寫出，也就是這種意思了。

『同情，』我在國內把他尋覓了好多年完全白費了工夫到處遇見的只是些些冷酷，殘忍，麻木，陰險，仇視，何等的失望！我嘗自問：『世界果然就是這種寡情的刦奪場嗎？』然而答案又只是一個『否』字；並且說：『試

把我們的相斫書翻開看看，同情的例也不勝其舉的，我們目下的社會想是受了催眠術，他那種冷酷……仇視，或者是暫時的現象；暫時在此處尋不着的東西，最好是到外面尋去。『不錯，我到巴黎才十個月，居然就把他在一種不意的犧牲後尋得了。阿！同情！你的光明和色彩是甚麼原素構成的？你的成熟期經了多久的日月？』

\*

\*

\*

\*

一千九百二十……年十二月十六日（此日是在病院中補記的。）

冷極了，到巴黎來尚沒有經過這樣的嚴寒。既然房裏不曾燒火，既然教習缺了課，何不在我鋪在鋼絲床上的中國棉被裏多煖一刻呢？況且天色又這樣暗——在國立四大戲院之一的阿德湧旁邊，街寬不過二丈，兩傍豎着六層高樓

的孔德街內，一間小旅館第四層樓上的房子，天光從兩堵懸着白花紗窗簾和五彩呢帷的玻璃窗上射入，平常的光綫已不甚好，今天更特別的暗，好像陰雨時候的黃昏一樣。不過同榻睡在另一條中國棉被中的何君已起來了，收拾齊楚，戴上呢帽，披上外套，帶着他平常『如見大賓』的樣子出去了。

我想：他爲甚麼今天這樣早的就去了？哦！今天是禮拜三，應當是女僕忙着擦地板的日期，雖是這旅館內有二十幾間房子，够她一個人料理，但我們這間是列在早晨十一點鐘內的，禮拜三還須提前半點鐘讓她。那嗎，我得趕快起來。

床上的棉被呢被只管多，——因爲難得燒火，夜裏酷冷，不能不多蓋一點，有一個同旅館的窮法國學生會蓋了七條呢被——好在不要自家整理。下床瑟瑟索索地穿好了衣服，除了硬領不會帶，便到梳洗台前用冷水洗嗽了。

不對，肚子痛！

此刻已九點二十分。爲甚麼小肚子忽然的就痛起來了？而且一痛就利害，怕是凝了寒罷？

隔玻璃向外一看，小白紙花似的雪片，就和七月十四日馬約門前共和場上青年男女互相撒擲的一樣；疏疏密密的在靜寂如死的空中飛舞。天色被對面高樓蔽着當然看不見的。很可打開窗子看看街上的積雪究有多少，但是我很害怕再受寒氣。越痛了，並且越冷，我不願打戰的，但那寒戰彷彿是從肺腑中發出來似的，不但不由我作主把他止住，而且連呼吸也緊促起來。

走一百步路到盧森堡花園裏，坐在音樂亭下去看那微帶着死葉的枯林中的雪景，可多麼有趣。那般寫生畫家必不肯失了這樣一個機會，一定是瑟索在

油布傘下，凌着寒威調他們的顏色。有幽情的巴黎太太們一定也戴着毛冠披  
着大毛外套，攜着毛絨手筒，娉娉婷婷的在那不會被雪蓋盡的青草徑上徘徊，  
我只替她們那雙露在裙外尺許長，仍舊只穿一層隱約露出白肌的薄絲襪子  
的脚叫屈，何以通身都保護嚴密，只這一雙脚——照例不穿長鞦韆，再冷還是  
穿一雙露出脚背的淺幫漆皮鞋的脚，獨讓他去受寒呢？然而盧森堡花園再美，  
我也不能去了。不但花園裏的寒威沒有這勇力去輕犯，便是再走一百步到盧  
森堡博物館內，從障紅絨的重門中進去，一個小錢不花，便可襲着由地溝中發  
出和暖如春的熱氣賞鑒四壁法國近代名畫名雕刻直至十二點鐘再回客寓  
的一點清福，也沒氣力去消受了。

我今天只好得罪那打掃房間的姑娘罷，便從玻璃廚內取出我們做飯的爐



子——一盞酒精燈，在煮湯的小鍋內燒了一點開水。還不會喝進口，那女僕已敲門攜着擦地板的傢伙，抹布，雞毛帚，進來了。

『日安，麥歇李。得罪得很，你還不會走嗎？』

『日安，姑娘，你說反了，是我得罪你；今天恕我不能讓你。我病了！』

『甚麼病？』

於是我就圍着外套坐在綠絨大臂椅中，一面喝開水，一面看她先把我們亂得和雞窩似的床鋪整理了，又把玻璃廚，爐台，洗面台，書架，桌子，還有兩張立背椅，都用抹布擦抹了。她那白布工衣在我眼睛前轉來轉去，彷彿把我的腦袋都轉昏了。末後她又走到我跟前，把她那淡藍色眼睛注視着我道：『你痛得很利害嗎？你瞧，你臉色完全白了。你睡一下好些，天氣很冷，我今天不多擾你，明天再』

來擦地板好了』

她就不這樣說，我也要懇求她這樣說了。我剛剛站起來，兩條腿只是亂戰，肚子痛罷了，何以連自支的氣力也沒有了呢？得虧那女僕扶住我，方和衣睡上床去，她又用棉被替我蓋好。

『多謝得很，姑娘。請把酒精燈給我收在廚裏去罷。』

我向內睡着，似乎好了點，忍得住。或者竟是受了寒，能有點生薑水暖一暖豈不好。偏偏法國甚麼調味的東西都有：醬油，醋，胡椒，芥末，蒜，長葱，圓葱，獨沒有薑。

那女僕又打開窗子把床前一塊地氈拿去，揮了灰塵。我聽見她連打了兩個噴嚏，我因為瘧得太利害，便不願再有一個任何爲我所認識的人受了寒。我用

力的說道：『注意啊！天氣太壞了。』

『我穿了兩件絨衣，並不怕冷。這是灰塵的緣故。』

她把地板用豬毛箒掃後，便關門出去了。立刻我就聽見她在間壁房裏一面擦地板，一面低低地唱着。二十一歲的城裏姑娘，便有這麼樣的好體格，身子站端了比我高半個頭——我並不算很矮，兩手伸出來比我的大一倍——我的手也不十分小，似乎比國內一般同年級的讀書先生們的還大一些。一天工作至十小時，沒有看見她倦怠過，疲勞過，並且隨時都是整飭的，快活的。啊！有健康的體魄，才能快樂！我平日的身體本不算弱，何以今天竟病了呢？

何君回來，手臂上挾一塊重一基羅格蘭姆的麵包——價值一佛郎三十生丁，笑着問我買的甚麼菜。

「……痛到此刻還不會止，那裏還能上街。衣廚抽屜裏記得還有白菜洋芋，你找一找……酒精或者够做一頓菜，不然，請你自己去買。親王街一家雜貨店內的比較便宜一個蘇，每立突只須二佛郎六十生丁。」

何君是近視眼，所以剛進門時不會看見我那狼狽的樣子。這時才道：「怎樣忽然就病了，這真奇怪！不消說，一定受了外感，我有如意油，吃一點好麼？」

我仍舊不能起來，看着何君把酒精燈點燃放在火爐鐵門前一塊石板上，把桌布揭去，將些小菜在桌上胡亂切了一會，在鍋裏胡亂炒了一會；油氣一逼頭腦更是難受，看見何君撕着麵包大嚼時，胃上只是作惡要吐。或者如意油居然有效，竟痛得好一點，我便勉強撐持着避到廁所中去——出房門四五步即是每一層樓有一間廁所，自來水隨時衝洗着的。

何君飯後提議道：『今天落雪太冷，似乎再買些柴來燒燒才好，算我們的經濟，十五佛郎的柴這個月還燒得起。要是可以，我去德國領事館替某君辦護照時，順路就叫柴炭店送一百基羅格蘭姆的大柴來。』

若是燒煤炭，合算多了。但是不在警察總廳去取得許可狀時，却買不着。我們沒有隨時燒火取暖的力量，何必去同巴黎市民爭這一份備而不用的權利呢？天氣奇冷時，只去買一百基羅格蘭姆的青杠柴，儉儉省省也可燒四五天；我們業已燒過三十佛郎了。

何君去後不久，我又奇痛起來；起初還坐在桌前做工課，其後只好又睡倒床上。大約在午後兩點一刻鐘的時候，聽見店主人麥歇紀諾遲重有力的脚步走上樓梯，一直到我們的房門外，敲着門道：『麥歇李，我可以進來麼？』

麥歇紀諾是一個年約五十，體魄強悍，性情熱烈的巴黎人。全個歐戰期間，都在戰場上服役，經了數十次的惡戰，聽過德國人的重炮聲音，看見過德國人榴霰彈的火光，聞過德國人試放的毒氣，他哩，也曾替法國送了一萬多顆子彈給德國人；曾經殺死過一個德國人沒有，他不知道，他也不曾在身體上受過德國人一點苦痛。他雖是一個有幸福的戰士，一個強烈的愛國者，但他却不願高談他的戰績。有時高興，也將他在戰壕中數年不曾離身的侶伴，退伍後用錢向政府買來做紀念的步槍，彈盒，刺刀，拿出來給我們看。他女兒小魯意司在旁道：『爸爸，你上戰場時也這樣笑着的嗎？』他道：『並不，你看，就這麼樣……』把刺刀插在槍口上，把彈盒纏在垢膩塗滿的工衣上，把槍挺在手中，因為辦事房裏——又是客廳，又是餐室，小魯意司沒有房間，夜晚把一張小鐵床鋪在火爐前，

用一副日本式的八疊屏蔽着做寢室的地方——沒有德國人，跳上前去，衝着大玻璃鏡內他自己的影子，圓睜着兩眼，做得很凶，其實仍是帶着笑的大吼道：『殺！』小魯意可駭得抱着她那想着以前舊事，神情似乎還有點迷惘的母親，笑道：『依！』

馬丹紀諾有四十歲上下，不及麥歇精悍，却是足當得一位賢妻良母的模範；除了備餐以外，終日都在辦事室裏管理帳目，招待客人，支應一切雜事，閒了讀讀報，做做手工，教小魯意司彈彈鋼絲琴；有時我們在夜間十二點鐘看了電影回來，把門鈴一按，開門的總是馬丹——辦事室就在大門旁邊。只有禮拜日高興的時候，穿得整整齊齊同着麥歇——麥歇平日在店裏作工時，誰不把他看作一個賣氣力吃麵包的工人，但一到禮拜日，鬚鬚修得和兩片秋葉一樣，雪白

的硬領配着朱紅領巾，衣服鞋子不用說了，自然是徹裏徹外的一新，有時鈕門上還插着一朵鮮花，外衣當左胸的小荷包裏露一角白手巾，頭上黑呢常禮帽，手上黃皮手套，誰又不猜他是一位時髦的巴黎紳士呢？——小魯意司，各跨一部精製腳踏車到城外薄落賦森林，或是聖日耳曼，聖克祿，或是萬歲宮等處去遨遊一天。她也曾向我們說在歐戰第二年她正同麥歇在馬約門外薄落賦森林入口開一引咖啡店，是時小魯意司才七歲，當麥歇服兵役去後，就靠她一個人支持生意。麥歇常有信來，知道他不曾受傷，心裏稍微自幸，但又害怕徐白林飛艇，往往一聽見警炮一響，——全在夜間，連忙把電燈閉了，無論顧客主人都一齊奔到地窖裏，彼此瑟索做一團，心裏的血也幾乎停滯了，生恐德國人的炸彈準準就落在自家屋上的一般。馬丹述說起這番舊事時，好生動感情，所以麥



歇不看馬丹在十分高興之際，是不輕易說他服役期間的話的。

此刻麥歇紀諾進來時，依舊穿着那身垢膩塗滿的工衣，兩袖高高挽起，露出青筋虬結黃毛森立的紅手臂，一進門便說：「麥歇李，你還不會好些嗎？吃了甚麼藥不會？」

接着他又道：「太冷了，你們也應該燒點火。」

恰好送柴的來了，麥歇紀諾便帮着那工人把那鋸得尺許長的青杠柴塊整齊齊堆在屋角地板上。我並請他把插在外套荷包裏的錢夾子拿去付了十五佛郎的柴價，此外半佛郎送柴工人的酒費。那工人道謝走後，麥歇紀諾一面同我談着話，一面就替我把火燒起來。馬丹紀諾也進來了，很殷勤的握住我的手問了一會，又與麥歇互商了幾句，便回身向我說道：「我給你弄點藥來吃，

麥歇李，你肯吃麼？」

果然，不到一刻鐘，小魯意司雙手捧着一個木盤，盤裏一盃熱氣蒸騰的流汁，同她母親一齊進來。我以為一定是比如意油還利害的外國藥了，道了謝，便請小魯意司遞給我。馬丹紀諾忙說：「這是開水沖的，太熱！」麥歇坐在大爐前添着柴道：「不要緊罷，我往常見他們比我們喝的熱多了，麥歇李，你們可不是習慣了喝極熱的東西嗎？」

然後小魯意司才遞給我啊甚麼好藥原來是一盃薄荷葉沖的糖水。

他們走後，我便這樣一陣急痛，一陣緩痛，一時從床上到火爐前，一時又從火爐前到床上，不但一個小肚子全痛了，並且覺得腦筋也被牽掣得有一點微昏。

四點鐘過，何君回來，剛進門，麥歇馬丹紀諾又來了。馬丹聽我說痛得愈利害，

便駭着了，向何君說：『或者不是我弄的藥吃壞事了罷？』麥歇說：『最好請一個醫生來看看。如其麥歇李願意時我有一個朋友，便是在聖日耳曼大街上住的醫生，我介紹來，或許診金不很貴。』

此刻我縱不願意，何君也有獨斷的權柄了。於是麥歇紀諾便忙借着我們的信箋寫了一封極誠懇的信，請醫生立刻就來。何君不及休息，翻身又走了。馬丹紀諾好生懊悔似的坐在我床前，連說：『或者不是我弄的藥吃壞了事罷？』我忍着痛楚，呻吟着安慰她道：『你放心，馬丹，薄荷在我們中國是最尋常的一樣藥，從來沒有因薄荷吃壞事的。』

『啊！你知道是薄荷。』麥歇馬丹一齊這樣說道：『不然，在法國薄荷却是利害藥，不輕易用的。要是你受得住，那就好了。』

約摸有一點鐘，這一點鐘的時間真長。不但我，就是麥歇紀諾也把錶摸出來看了幾次，到最後更向馬丹說道：『這裡往聖日耳曼大街只須三四分鐘，來回至遲十分鐘。或者醫生事繁，但是應該放了手來的。』馬丹注視着我很專心的一言不發。

醫生畢竟有進門的時候，何君伴着他來的。果然，醫生事忙，何君等了他直有五十分鐘。醫生進門和麥歇馬丹紀諾握手，把外套一脫了，便到床前。電燈從四點鐘便明了，可是醫生還叫點了兩枝蠟燭，把我衣服解開，不用器具，只將耳朵貼在我胸部上聽了一會，把小肚子露出，察視了一回，按撫了一回，又把脈息切視了一回；我那時的眼睛只望着醫生，甚願在他長髯繞頰的臉上和那深藏在叢眉之下的灰色眼睛裏得一點消息？可是不能，他那面孔簡直像是不會生

有神經系的面孔一樣。

他把脈切畢後，只說了一聲：『好。』便回身向着何君說了一長篇，中間充滿了許多我不懂的生字。何君的臉色仍然是那樣要黃不白的，看不出甚麼神情，倒是馬丹紀諾給我蓋棉被時，聽醫生說到中間，不覺失聲吐出一個『啊』字。我忙問馬丹道：『醫生說我的病危險嗎？』

馬丹勉強笑着把右手食指放在唇上搖搖頭，叫我不要問，意思又說是不危險。但是我明白了。

醫生坐下提筆在一張紙上一面寫一面說道：『在我間壁藥房裏都買得齊的。』

醫生臨走時又到我床前說道：『再會，麥歇，明天早晨十點鐘我再來。』

馬丹，何君同他一道走了。

我從前就很信仰法國醫生的，在我故鄉成都時，曾於親友間看了多少法國醫生的好成績；並且深知病者和醫生的關係，第一要義便是要有信仰，單靠藥石是難於成功的；平常勸病人往往就本着這種見解來發揮，如今我親自來試驗了。不過在初病的那一天，這信仰心並不是自己勸出來的，是自然而然後生出來的，相信自己的病危險，相信法國醫生一定治得好我的病。

何君拿着一個大紙包進來，不及脫帽便問麥歇紀諾道：「那里去取冰呢？咖啡店可有賣的？」

麥歇紀諾站起來道：「不必走罷，我們到盧森堡花園裏尋找去。」

我算何君今天的路程跑得實在不少，但是爲我的自私心和痛苦驅使着，我

還抱怨他走得太慢。他用一個小布口袋把水塊提回來浸在洗臉盆冷水裏一面打開紙包取了一件軟樹膠帶子出來，一面說道：『這次全靠麥歇紀諾了，我們去時，花園的鐵欄門早已關鎖，紀諾就攀着欄杆要翻爬進去，一個雄糾糾的警察走來問他做甚麼，他把緣由告訴了他，那警察便拿肩頭做梯子幫着他翻爬進去，在噴水池裏敲了這一口袋的水，裏面一個守衛兵又拿肩頭幫他翻爬出來。你看……好了，醫生說這水須要時時換着，只要有一點兒化就換。放在小肚子的右邊……你簡直把衣服脫了罷……我來幫助你……好哪！就這樣，不覺得很冷嗎？……』

在未放上水袋前，我神志已痛昏了。身體蜷成一團，彷彿氣管都痛得脹大了；  
何君說了一長篇話，我似乎聽見，似乎又沒有聽見。起初親着水袋時，就蓋着一

條棉被兩條呢被，也好像赤裸裸的站在風雪中的一般，但是只一分鐘便受得往了；是時痛得稍好，神經已弛緩到十分，糊糊塗塗的便睡着了。

忽聽見幾個人在房裏說話，我已醒了，辨出一個是李君的聲音——在法國相識中有兩位李君，這一位年紀較大些，暫時叫他做『大李君』，還有一位年紀雖較輕，態度却很老很老，暫時叫他做『老李君』。我掉頭看去，何君已吃完了晚餐，正在收拾碗筷。大李君正同他在談麥歇紀諾夫婦的感人的熱情，在火爐前還站了一位從未見過面的少年；他那淡黑色的臉皮知道是剛被印度洋的鹹風烘染過來的，架着一副流行美國式的璉瑁邊的黑玻片眼鏡，單是這副眼鏡就把他那當面看去僅有二指來寬的臉遮了一大部份，加之又是黑的，我很疑心今天是假裝節，他帶着面具來的。



大李君把我的病問了後，便介紹那位無往而不黑的少年道：『這就是陳君，今天才到巴黎的。』我們照例握了一下手。這位無往而不黑的陳君當然是不解世故的，因為他並沒有半句客套話和我應酬，我哩，此刻竟痛得好多了——當醫生和何君談話時，我會不完全的聽見他說我痛的地方，應當在小肚子的右邊，我那時心裏很反對他，但現在果然在右邊，就在冰袋下一團；起初痛時是凌亂的，彷彿全個小肚子都粉碎了，不但動作時痛得不堪，便是呼吸也可使他如亂刀攢刺的一樣，現在固然痛，但有條理多了，是一種規則的，可以數出度數的痛，並且只在右邊一團。——竟有問何君：『醫藥去了多少錢』的緊急時間。

何君很遲疑的不肯說。他錯了，假若他要撒謊，他就應該先把撒謊的藝術研究一下。他能夠毫不遲疑的應聲就說：『五佛郎。』我一定相信；但他失了機會。

我早說道『怕少不了二十佛郎罷』也不要緊，我現在好多了，醫金縱然貴，頂多再看一次好了，別處我們儘可省儉的。可不就是二十佛郎麼？

『沒有，醫金才去了十五佛郎。』

大李君眉頭撐着有一寸高道：『哈！』

我機械似的笑了笑道：『所以窮人是沒有權利害病的，這還是麥歇紀諾的人情哩。』

那無往而不黑的陳君至此始努力吐了幾個字也不知問的是誰道：『甚麼病？』

何君道：『盲腸炎！』

哈！盲腸炎！不就是中國俗稱的絞腸痧嗎！啊！好危險！

十二月十七日（此日是在病院中補記的。）

昨夜同時發生了兩件奇事在我們房間裏：電燈通夜沒有滅，何君也通夜沒有睡熟。小旅館的電燈和人們一樣，夜間十一點半，他主人就使他安寢了，除非不是租月的寓客，方能够在十一點半以後不必自備蠟燭；何君哩，每晚照例要睡够九小時，當他縮身進了被筒後，我看非火山爆裂不會使他有驚醒的可能，然而他自己却常說：『我雖是閉着眼睛，其實我是醒的，』這話或者不虛，不過除了和昨夜通夜光明的電燈一樣是意外事，平常我總沒有證實過罷了。

冰的威風真是不小，我從中心裏欽佩書上說的那般臥冰嚼雪的英雄們，我哩不但不敢希冀做英雄幾乎連擲雪球滑冰的小姑娘們也望塵莫及了。才小一個冰袋，在肚子上占的地位不過一巴掌大，就使我在重衾之下全身通夜

都是僵凍的而且火爐裏還燒了幾乎到八佛郎的柴哩。

水的力量也可以，痛楚倒治來有了條理，只是從半夜以來就不能小便了，不是沒有小便，似乎還很多，膀胱也似乎要膨脹裂了，却是把全身的氣力運來終是枉然。哈！昨天早晨是痛至欲死，今天早晨又脹至欲死，明天呢，還有甚麼？

何君自昨夜夜半給我換水塊以來，就聽見我鬧起：『脹極了，膀胱要爆裂了！』到今晨只好贊成我暫時把水袋取銷——因我起初便懷疑是水袋的原故，畢竟我們的身體太薄弱了！然而麥歇紀諾進來一看見水袋放在床側夜器桌上，就老大不願意道：『不管怎樣，醫生的話總不能違背的，麥歇李，至少也須把這三小時忍過才好。』

『三小時嗎？便三分鐘也不能忍！』我撐着眼睛很暴厲的說了這兩句。

我今天的脾氣很不好，大約就是小便不通的原因。馬丹紀諾和那女僕都會來勸過我，不行，一千個不行，除非等醫生來將我的困難解除了，我拿定主意決不聽旁人半句主張的。

是時那位把腦袋永遠望着天邊的老李君——因為太矮，又要做出『老氣橫秋』的樣子，這是一種原因，其次，便是一般法國人都比他高一個腦袋，在談話時間不知不覺遂使他成了這種習慣——和一位四川菜做得很好，而又能飯後急就睡五分鐘的周君，都因大李君報信都跑來看我，也帮着說：『不要固執，醫生的囑咐絕不會錯的。』還是不行。

直到十點鐘，醫生應時走來，大約他一進旅館門就聽見麥歇紀諾把我的情形說了，所以他進門把帽子除後，只略略把我的痛處看了看，便忙坐下寫了一

個字條交給何君，請他立刻就到他間壁藥房間去買這種器械來給我解除困難。

何君走後，一房間的人都不言語，醫生坐在大臂椅上大口大口的吐着那濃霧似的雪茄烟。有時，只有我機械似的一兩聲表示難受的呻吟衝破那半死的岑寂。

我是時惟一的大希望，便是器械一到，困難立解。因為不能輸出的原故，口裏乾得和沙漠中缺水的駱駝似的，也不敢輸入一口清水。我尋思：『或者有五分鐘了，爲甚麼何君還不回來呢？……從前成都親戚中也有一個人害過這樣的病，每天請法國醫生來解除一次困難，每次十一元錢的醫生，八天後才好了……但我並不像那人開始就是這個病，只是求的影響，或者不要八次……不然，

每次十五佛郎，八次，把我同何君的衣服賣完了也不够……啊！何君爲甚麼還  
不回來呢……』

醫生把烟蒂丟在污水桶裏，起身把衣袖挽在手臂上，叫麥歇紀諾去取了一個小磁夜器來，當他看見何君滿頭是汗的回來時，衆人都圍着醫生到床前，看他在何君拿回的紙卷裏取出一根尺許長的半軟半硬的樹膠管，比尋常筷子小一些。我照醫生吩咐掀開了棉被……還有甚麼顧忌嗎？我自然一點不慚愧，就是看的人也不過當把戲看罷了。

我初以爲這困難解除下來，至少可把那一夜器盛滿，就是衆人看見我在這一霎時前的那種難堪情形，也一定相信是如此的。只有醫生明白，所以看見夜器裏不到一茶碗的紅色液體，毫不驚怪，只問我這下可好了些。我說：『固然比

以前好多了只是還不暢快……」

你們看我還有料錯了的事我親耳聽見何君問醫生此次的醫金應該若干，他毫不客氣的道：『三十佛郎。』器械還是我自備的，只這麼動一下手，便要三十佛郎嗎？算了罷，這病只有不害的一個方法了。可是能够由我嗎？怎樣辦呢？才二十四小時，已用到一百多佛郎抵我們兩個人六天的起居生活費，再往下去……啊！怎樣辦呢……」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幸而何君同麥歇紀諾送醫生出去不到一分鐘便回來問我道：『醫生說你這病最好到病院裏去醫，因為裏面有看護婦服伺，醫生也是上選的……你可願意麼？』

『我還有不願意的嗎？只是那里來這一筆錢？』



周君插口道：「怕說的是巴黎市立的平民醫院罷？」

何君道：「是的，醫生願意寫一張重病證明書，麥歇紀若願意同我到區長署去證明害病的是外國窮學生，據說經了這兩種手續進去後，便不要錢。」

老李君點頭道：「這樣辦好極了。就是出一點住院費也應該進去的。像他這樣任性的，非有看護婦服伺不可……嚇！老李，看護婦體面的不少喲！」

何君就取了帽子出去了。

我困難解除後，很有精神談話。便發表我對於病院的揣想：「斷乎沒有一個錢不出的病院！縱然醫藥不出錢，起居費總應出的；我想起居費恐怕就不少，假如要十佛郎一天呢……」

「就二十佛郎一天，也該進去！彼此通挪着總應該把病醫好！大約頂多二十

天，總比你外面這樣的舒服多了，況且……！哦！十一點鐘，我還有課，老周在此地陪你，大約我明天到病院裏來看你……還喝不喝開水……！」

這一次何君却回來很快，進門時就喜氣洋溢的道：『諸事都辦妥了！麥歇紀諾在區長署把證書寫後，區長立刻就打電話到本區病院，大約不久病院的車子便要來了。』

於是周君也走了，何君便忙着做菜，仍然是那樣胡切一會，胡炒一會，嚼着陳麵包吃一會完事。

午後何君便幫着我把衣服穿整齊，沒有穿皮鞋，只穿一雙中國式青布鞋——平常用來做拖鞋的——也不知道進病院應該帶些甚麼東西，何君去問麥歇紀諾，他也不知道，因為他平生沒有進過病院，只揣想着道：『甚麼都不必帶——

罷？」我哩，本不待老李君慫恿，原知道病院裏比外面方便多了，并且又挂慮着那排洩機關果然要天天請人來解除，外面更不及病院的便利。所以自穿着齊楚之後，便一刻不能耐的等候病院的車子。

孔德街固然不是一條大街，全街除了幾家規模很小的木匠店外，其餘盡是住家的房屋和旅館——法國有名的文學雜誌法蘭西之天使的編輯部便在我們的旅館斜對門第二層樓上，每半月中總有好幾夜，在半夜睡醒時必見那編輯室的燈光淡淡地射到我們的窗上，有幾次因爲好奇心引起，便到窗邊窺視，但他那四堵玻璃窗上都垂着花紗，只能從最窄的一角上看見綠色的電燈光下幕綠呢的大案前，坐一位鬚髮皓然的老者，穿着便服，有時執筆揮洒，有時又直挺挺靠着椅背凝思，依我想這必是那位總編輯先生正在他腦廠內組織

這半個月內走遍全球的天使啊——因為這條街下通聖日耳曼大街，上接盧森堡場，右轉是上議院大街，左轉是阿德湧場，再過去便是拉丁區最繁華的聖密舍爾大街，愛散步的巴黎人雖不甚走這地方，但那種駕六個雙層大輪，載幾千基羅格蘭姆重的笨汽車，和四匹大馬拖行的載貨重車，却最高興在這小方石頭砌補的木街上飛跑。最是在夜靜的時候，差不多通夜如此，夜夜如此，不是聽見一些倦遊回家的青年男女最細碎最輕倩的高跟鞋子敲在街旁簷下，塞門德土上的橐橐脚步声，與夫密歡淺笑，低吟微唱，甚至言情不足，步履忽止以後的接吻聲音，便是那般雷一般，把兩傍高樓震得全身皆顫，傳到睡人耳裏，可以把心臟撼動，比在地中海內受三天半的惡風浪還利害的輪蹄聲。此刻，我只聽見摩托車或馬車從街口馳來的聲音，便自問道：『可是病院的車子嗎？』

何君也好幾次跑到窗前去，總不是的。

快要到兩點半了，忽聽見麥歇紀諾的脚步聲在前，後面還有幾個人的腳步聲，救火似的奔上樓梯；何君趕到窗前向下面一看，便回身去開門道：『病院的摩托車來了！』

果然，跟着麥歇紀諾第一個進門的，便是一個裹着白布頭巾穿着白布套衫約三十年紀的看護婦；其次是馬丹紀諾，是小魯意司，是女僕，再後一個比麥歇紀諾還高大還強悍的大漢，大約是車夫。

我剛要站起來，看護婦早走到我身旁把我肩頭按住很和氣的說道：『不要動啊！已穿齊備了。外面冷，再穿一件衣服好了。』便又給我穿了一件毛冷衣，又把外套給我披上，何君把帽子遞來，她道：『不用大帽子，有遮陽帽最方便。』

自從此時起，我一落到看護婦的手中，我那天賦的，法律許可的，武烈的先輩，不惜以頸血換來的自由，便因我『不合害病』，強迫剝奪了兩個月！咳！看護婦不過是慈悲的，人道的獄卒罷了！

在法文內『轎子』這個名詞，是由一個『捧』字一個『椅』字合組成的，在布爾奔朝代盛行，轎槓原是提在手上，不是駕在肩上的。那嗎，我今天也算坐了一次法國轎子，而且比魯意十四時候的小紳士們還闊綽哩，因為他們只是一乘轎子就完事，而我還有小魯意司，馬丹紀諾做我的『前呼』，看護婦，何君，女僕做我的『後擁』，抬轎的就是麥歇紀諾和車夫，從六十級樓梯上將我抬到大門外，摩托車上。

車內一張昇床，兩張椅子，轎夫將我移上了昇床去後，前呼後擁的人俱擠在

車門前爭着說了無算的祝別詞，我倒高興，揮著手說：『再會，再會！』及至看護婦和何君上了車，將車門關上，兩邊的窗子一齊閉嚴，兩人分坐在我身旁，摩托車便開行了。

車子自開行到停止時，不過只經了五六分鐘。何君同看護婦先下去，跟着兩個戴白帽穿白衣的男子便上車連昇床一併將我抬下來。至此我才看見了淡灰的天色——因為我仰面睡着的——再四面一看，原來我已經在一個不甚分辨得清楚的大院落中了；車子正停在一道小門前，我不及再看那些戴白帽穿白衣來往不停的人便睡着走進一間寬廣的房子。兩個男子把昇床放在當地一張鐵架上便轉身走了。何君正在旁邊一張小桌前提筆在一張印紙上依着一個戴白帽穿白衣的中年婦人的言語在填寫，或者是『履歷』一樣的東

西；靠壁有七八具安有自來水管的浴盆，向後一道短隔門，裏面也是浴盆，還有衣架，大概是爲婦女所設的；這都是一瞬間看得，因爲立刻便來了一位看護婦——另外一位——用着很靈巧的手腕，並不使我感覺一絲困難便將我剝個精光——房間有很暖的熱氣，毫不覺冷——取了一件蓋至膝頭的白厚布汗衫給我穿上，將我裹在一床呢被中，然後將我的衣服由她獨斷，分做了兩包：一包內只有一條外褲，一雙襪子，一雙拖鞋，一頂遮陽帽，一條手巾，放在我的腳下，那一包便是其餘所有的衣服打疊得齊齊整整不知拿往那里去了。

我正尋思：『敢是要我洗澡嗎？其後呢……』跟着又來了一位戴白帽穿白衣的男子，先同何君談了幾句，又把放在桌上的剛填好的字紙看了看，那指示何君寫字的中年婦人便同何君出門去了，這男子便來到我身旁，我從他那比



較細白精製的衣冠，和帽上一片紅布徽章，與夫那有權威的面目，修整的鬚鬚，上看來知道他是一位醫生；他只問了我三句話：『你是中國人嗎？多少歲數？結了婚不會？』便動手把呢被打開，將我身體察視了，仍然給我蓋好，到桌上填寫了一張印紙，把電鈴一按，進來了兩個也是全身白的男子，有一個把印紙接來一看就揣在懷中，又給我加了一層呢被，兩個人將我抬起出了那道小門，沒有走上三四十步，便進了一道廠廳，上了一道很寬的石梯，螺旋似的左右三疊，來到第一層樓上，又經過一間廠廳，我便看見一道緊閉的雙扇門，額上橫着一塊白色大理石鑄着紅字：哈額爾室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十月。

抬我的人把昇床放下，先將那雙扇門大大的推開來：這一下一陣晚汐涵湧的人聲直從門內奔出，我不能不看，但又不十分看得清楚；只覺得一間光綫不

甚強的高大廣室內，紙烟氣和人們呼出的炭養氣，瀰漫其中，成了一種凝結的薄霧，霧中間有許多灰白兩色合組的床，床上有許多只露半截身體或只現一個頭的人形，我最初看見的病室景象便是如此。

我的昇床一進門後，好像就是一塊吸鐵石，立刻把全室病人的眼光都吸收到我身上。一直走到左邊一列的一張空鐵床跟前，便有一個身材短小，似乎頗有膂力，生有鬚鬚全身穿白的看護生，和一個二十多歲，樣子很伶俐的看護婦，把我從昇床上移到鋪設齊整的鐵床上。病榻很軟和，雖是只蓋了一條灰色呢被，但當地就燒有一具兩人始能合抱的大鐵爐，所以室中的溫度很高。

抬昇床的把進門時醫生所寫的那張印紙從懷中取出交給看護生，便抬着空昇床走了。那看護生拿着這張紙走入屋角用磨花玻璃格子隔出來，似乎是

個辦事室的地方——裏面的電燈已明，隱約見有幾個人影在內——接着便從那辦事室裏出來一位，我這時只知她是看護婦的一個婦人，裝束和剛才爲我所見的那幾個看護婦一樣，只白帽右鬢上多一塊紅綫徽章，身材又矮又肥，年紀約有五十歲，挂一副夾鼻眼鏡，說話時微帶一點痰聲，可是面目間善氣迎人，好像就是這一個病室的母親一般；手上拿着那張紙走到我床邊，念道：『麥歇李，二十五歲，中國人……』遂笑着看了我一眼，又念道：『盲腸炎，膀胱炎——重病……』又笑着看了我一眼，『區長介紹，一千九百二十……年，十一月十七日進院……』便伸手在我床頭鐵欄上取下一個玻璃匣和裝八寸大的照片匣一樣，將這紙裝在內面，仍舊挂上方握着我的手笑道：『我的孩子，只管放心住在這裏，包你沒有煩惱的……』我只有連連說：『很感謝你，很感謝你！』

到她走後，我才左右掉頭把我的緊隣一看：左邊病榻上靠枕頭坐了一位約五十年紀的鬍子，我估計他那體格至少可改我兩個這麼大的人，紅光滿面，氣宇很是不凡的樣子，一雙棕色眼睛裏含了不少的善氣，也正注意端詳我，我就枕頭上向他點了點頭道：『日安，麥歇。』他照樣回答了我，很有意思要和我交談時，何君已進來了。

『病院的規矩，禮拜四和禮拜日下午二點至四點才准人進來……』

『豈有此理，平日就不行嗎？』

『或者平日也可以，但我不會問清楚。明天禮拜四，我下午兩點鐘來看你，你要甚麼東西不？』

我此刻已看清楚了，每一病榻側都有一張小小的四方鐵几，上面放飲具，下

面一格可以放各種零碎東西。我道：『請帶幾本不用心的書給我，其餘如剪刀，小刀子，鉛筆，信箋信封都要。哈！尤其是字典。』

何君剛走，醫生便來了——不是進門時察驗的那一個——那位帶來鼻眼鏡的看護婦，一路同他說着話來到我的床前道：『這是今天下午才來的。』

這醫生不如進門察驗時的那一個漂亮，年紀比較也老些，身材很高大，白套衫的袖口摺至肘上，兩條強有力的粗手臂，幾乎可以拔得下牛角來；焦黃的鬍子，眼睛很有怒光，像是一個又好喝酒而脾氣又不好的人。但是他很有耐性，靜靜的站在我床前聽我僅能達意的法文向他述說這兩天的病況；末後他才說道：『好，我完全懂得了。』

我又道：『痛苦我很能忍受，只這小便不通却太難堪，請你注意這件事，麥歇』

醫博士。

『此刻還不能小便嗎？』

『我不很知道，只是脹得很。』

『好，我完全懂得了。』

他便把我的呢被揭開，把我的汗衫擦起，——從頸項以下全是裸露的——拿一大幅白布隔着把耳朵貼在我的胸部上道：『試數五十個「三十三」，再深呼吸十次！』其後又扶我坐起來，把後面的汗衫擦起，又如法泡製在背的兩邊聽了聽，便從床頭一個窄台子上拿了一只平底斜嘴的玻璃罐給我道：『試着小便一次。』哈！好幸運，居然獲得了少許深紅色的液體。

醫生便給我呢被蓋好道：『我在不會叫你吃東西以前，你只能喝清水。』

「你給不給我施行手術？」

『此時不能定。』

他又向那帶眼鏡的看護婦說了幾句便依次看到我右邊那位緊隣去了。

我右邊這位緊隣，平臥在床上，也是一個年約五十的鬍子，身材雖不及左邊那位偉大，但像貌却也堂皇。他患的病症，當醫生揭起他的呢被時我就知道了，小肚子上縱橫花了三處，兩處已結合，有一處還血滴未乾。醫生走往其餘的病榻前，也有像看我那樣審察的，也有只把床頭懸的溫度表拿來一看了事的，甚至有走過時不看不問的，如我左隣那位偉人便是一個例。

當醫生巡視時，室中清靜極了。我哩，小肚中雖仍舊如前一樣的痛苦，膀胱雖仍舊如前一樣的膨脹，但小便能出，彷彿我就得了一種奇怪的安慰似的；這時

我就趁勢把這病室仔細度量了一番，有九丈多長，三丈多寬，二丈多高；兩頭的正中各有雙扇門一道，距門五六尺遠處各有大鐵火爐一具，在我睡的這一頭，即在左隣之左便是花玻璃格子隔出的一所小小的辦事室；兩壁在一丈六尺高處各有七堵雙扇玻璃窗，都緊緊閉着；地下鋪着紅白二色相間的小磁方甌，除了這點彩色外，牆壁是淡灰色的，天花板是淡綠色的，病榻上的呢被也是灰色的，被單、床褥、床的漆色，小几的漆色都是白的，睡在床上的病人一律都是白布汗衫，可以下床的一律都穿一件厚藍呢的外套，還有幾個年紀很大的頭上戴一頂毛絨睡巾，也是白的，醫生、看護生、看護婦，以及雜役，從頭至腳也都是白的；在兩壁下豎着各安了十一張病榻，每張相距有三尺來寬，在距離間各放小鐵几一張，小鐵椅一張，當中又安了十張病榻，一共算是三十二張，此刻只有三



張是空的。再看病人有五個是鬚髮皆白，精神很健的老頭子，有十七個是中年有鬚鬚的壯漢，連我只有九個少年人，其間似乎只有我一個是外國人，而且是遠東人。在病室正中央，還有一張櫃桌，上面有一具瓦斯爐子，和許多不知名的用具。

「日安，麥歇。」這是醫生走後我向右隣送去的應酬話。於是左右兩位隣居便與我交談起來。談說中間我問左隣：「你到此地來了多久？」

「六個半月。」

「啊！好多日子！你害的甚麼病？」

「脚疾。」

那鬚子看護生拿了一個冰袋，一條長紗布來給我縛在小肚的右邊。我原來

就懷疑膀胱炎是受了冰袋的影響，所以我在旅館內力拒不再把冰袋放在肚上，但是此刻我很知道我已入伍當了病卒，醫生比如是總司令，看護生比如是傳令官，我的天職只准我服從，不許我反抗的，猶之巴爾比士只管反對戰爭，然而終不能不入戰場，光明社終不能不於受傷後創立；現在我惟一的希望，就是這位總司令須得也和霞飛一樣，於殺戮之中能够微帶幾分人道，把病魔打退而不使我過於受損失便好了。

我初以爲會食必然在食堂中的，細想病人差不多有十分之八都不能下床，如何能往食堂去呢？哈！這却是我的錯誤，約摸四點半鐘的時候，便見一個也是全身穿白的女僕，時間挾了一只柳條編的大籃子，盛了許多切成小塊的麵包，循着病榻每人散給一塊——也有多要一塊或兩塊的——到我的跟前，撐起

她那雙淺藍色的大眼睛很遲疑的把我瞅着，這因為我床側的小几上只放了一只白磁水罐，一只鍍錫馬口鐵盃，兩條洗臉巾，並沒有刀叉羹匙的原故。我左隣那位便代我伸意道：『不，姑娘，他還不要吃東西哩。』

跟着那散麵包的便從有辦事室的這道門中推出一輛小車，桌面上放了兩大壘白磁盤，兩大鐵盆肉和麵包湯。於是那帶眼鏡的看護婦便走來指揮，把車桌沿着病榻推走，起初每人給與麵包湯一盤，第二次待麵包湯食畢便每人給與燒牛肉一大塊，小菜一勺。

從散食以後非到明天早晨八點鐘不能再見這位帶眼鏡的看護婦的影子，便是那鬍子看護生也如此，便是那其餘兩位看護婦也如此；晚餐之後這病室裏另自換了兩個服伺人：一個是女的，一個男的，女的不過二十幾歲，面孔雖不

甚美麗，却活潑有風致，大約每夜服伺病人都是她，所以一進門時，這裏也在招呼：『晚安，沙郎姑娘！』那裏也在招呼：『晚安，沙郎姑娘！』沙郎姑娘哩，也談笑風生，漆黑一雙眼珠在修長的睫毛裏滾走得和金鋼石一樣；我此刻全身的神經固然都只注意在我的痛與脹上，但也禁不住有一部份的腦神經居然起了回想作用，無意識的尋思到小物件裏的黑眼睛：『哈！都德的情人的眼睛總不會再比沙郎姑娘的美了；不過我心裏還有一雙黑而且大的眼睛，可惜離得太遠，或許比沙郎姑娘的還更清澈些罷？』至於那一個男子便是一個很粗魯的笨人，沒有甚麼可注意的。

晚餐後也是病室裏最熱鬧的時候——我自進病室幾點鐘內比較上得來的說法——有十分之六七的病人都倚枕含着紙烟，毫不客氣的彼此大聲

談笑起來。一直到六點一刻鐘，沙郎姑娘極清脆的聲音，從那般雄偉宏壯彷彿怒潮似的聲浪中高喚一聲：『請睡了！』跟着把電燈一閉，全室漆黑，只兩道門額上各留一盞光綫最微弱的綠色電燈。頓時甚麼聲音都寂靜了，沙郎姑娘在當中一張病榻前安置了一盞也是綠色的電燈，燈罩籠得低低地，她便坐在燈前一張籐心椅子上，支着頤靜靜看起她帶來的書報；那粗男子也在屋角一張長椅上仰臥着養息去了。

全室三十一個人中整夜沒有睡的恐怕只有我和沙郎姑娘兩人；沙郎姑娘因為職務在身不敢睡，其實是很願意睡的，到夜中一點鐘後，也曾靠在椅背上假寐了一些時，不過時時警醒着的，只要聽見很微細的一聲：『便盆費心！』她立刻就起身在當中櫃桌裏取了一只有柄的白磁盆遞給那人，直待將便盆拿

出門去後，始回身坐下。那粗人到夜間十二點鐘就走了，又另自換了一個粗人，也是一來就假寐着了，給火爐上了兩三次炭，都是被沙郎姑娘喚醒的。獨有我，一點兒睡意也沒有，腦筋裏亂得和紊絲一樣。假若清理出來似乎只有兩個思想：第一個是這痛與脹究須經過多少時候始能減少一點？第二個是設或家裏得了我的死信，是怎樣一個情景？哈！莊子說的『死生亦大矣』，我又不是厭世而甘自殺的人，想到這第二個問題，心裏的難受——一半爲我自己難受，一半爲與我有最密切關係的人難受——幾乎可說比小肚裏痛與脹還利害十倍哩！

十二月十八日（此日是後來補記的）

平生知道新鮮空氣的美妙，再無過這兩個地方當害病前十一個月由上海同一百五十餘位意氣干雲的少年坐着法國郵船斯梵克斯號的四等艙來法的時候，還有八九十個由遠東退伍回國的法國兵，和十數個由日本回國的德國俘虜，二十幾個由西伯利亞回國的捷克兵，塞爾維亞兵，一共三百人上下，全擠在船頭一間臨時用木架改作遠不如長江輪船統艙的貨艙中；光哩，自有半明不暗的電燈替代，空氣哩，只由艙頂一個二丈見方的大孔中出納，每遇海中風浪大時，不使四等船客化爲海魚，只有把艙頂封閉之一法，這一來三百人需要的空氣只有你呼出來，我吸進去，空氣最新鮮，然而經了三百多具呼吸機關，並且出入了不知幾十萬次，所以經過兩晝夜之後，只須一降四等艙的樓梯，那種腐味恐怕只有蒲松齡設想玉十郎執着骨頭立在奈河岸上監工時所嗅的

那種穢氣可以比擬了；這是我平生第一次知道新鮮空氣的好處的地方。其次就是今天病室中當侵晨五點鐘一鳴，沙郎姑娘便起身將電燈打開，把她所坐的地方收拾了，推着車桌來將各小几上的水罐盆子收去洗滌了，並一盆一盆的冷水送給病人各自去澆面漱口時，那粗人拿着一根長木竿，把十四堵窗子各開半扇，一陣無聲無響無色無影的晨風，悄悄的，密密的分頭鑽進，將室裏二十四小時所蓄積烟氣炭氣以及各種的惡臭，一霎時洗蕩得乾乾淨淨，冷冷然從鼻端拂過，彷彿有一種言語不能形容的清香，比甚麼幽蘭的香氣還沁入心脾，令人受用。可惜啊！這種福只能享受半點鐘，仍舊是那粗人拿着長木竿把十四堵窗子依然嚴嚴的關閉了。

我在床上只能仰睡，轉側尚不能，那里有坐起來洗臉的氣力？沙郎姑娘來收



洗臉盆時，毫不詫異的問我道：『你不能自己洗臉嗎？』

『啊！不能。只好暫時不洗罷。』

『我給你洗好了。』

從三歲以後伸着頸項給人家洗臉，這還是第一次。無論沙郎姑娘怎樣細膩，但是總不及自家潑灑的舒服，而且又沒有肥皂，又不曾刷牙。洗臉時，我向沙郎姑娘說道：『你真辛苦，每天要作十六點鐘的工作！』

『我嗎，十六點鐘？沒有的事。』

『你不是昨天下午就上工直到此時嗎？』

沙郎姑娘很柔媚的笑道：『這是例外，因為昨天我那個同伴有事請我代替八點鐘，平常到夜間十二點就走了。哈！中國人，你倒很精細的。你到底是中國人，』

是安南人？我曾經遇着兩個安南人也很可愛的。」

『完全是中國人。』

七點鐘的時候，沙郎姑娘又推着車桌來給衆人散了一次麵包湯到八點鐘便不見她的影兒了。

鬍子看護生名字叫釀，不知道他姓甚麼，大家都喚他做麥歇釀；他一來後就同兩個很強悍的雜役提着大桶的熱水來洗地，直把那磁甌面上擦抹得光滑如鏡。洗地時便有一個看護婦，也是五短身材，不過年紀很輕，態度很伶俐，完全是一種最解人意的樣子，拿着試溫計來驗我的溫度時，問我昨夜沙郎姑娘給我換了幾次冰，我說：『一次也沒有，恐怕已經完全化了，而且成了溫水了。』

玫瑰姑娘——就是這看護婦的名字，我聽見衆人如此喚她，還有一個身裁

做豐的百合花姑娘，每天從上午八點鐘到下午四點鐘後，便是她們兩個同麥歇讓服伺這一間病室的病人；玫瑰姑娘經理一切雜務，及每晨給病人整理床鋪，手段最巧，能够使病人睡着不動，把被單枕頭弄得極整齊，並專管試驗溫度，早晚二次，只是愛說話，愛笑，並且口齒最快，不管你懂得不懂得，她只是一字不斷的發表她的意思。麥歇除了洗地外，並管理左邊一列病人的換藥洗創包紮諸事，至室內出了甚麼須用體力的事情，便都是麥歇讓包辦了；百合花姑娘哩，既要管理中間一列和右邊一列病人的換藥包紮，又要服伺全病室病人的大小便，依我觀察來百合花姑娘做的事最多，但她的性情最和順，最耐煩勞，與沙郎姑娘的爽快，玫瑰姑娘的流利比起來另是一派。——玫瑰姑娘很驚異道：

『這女子敢是聾了，我向她說過兩次哩……請你不要向醫生說罷。』於是她

連忙給我把冰袋拿去換了冰，又來給我縛上。

昨天那位醫生，我此時問玫瑰姑娘，知道他叫麥歇加立野，是這個病室的主任醫生，每日到病室來診視兩次：上午九點鐘一次，下午四點鐘一次。此時他還不會來，但室內已來了四五個少年和三個年輕女子，都全身是白，看那光景，又像是主任醫生的助手，又像是參觀者，都在室內閒行笑語，或是和病人談天。我便問我左隣那位鬍子，那些是甚麼人。

『是醫科學生到這里實習的，那兩個有棕色八字鬍的少年和一位頂上帶金鍊，灰色眼睛的女子，已經是助手了，你瞧，她向你走來了。』

果然，那位年輕女助手已來到我床前，先將我床頭懸掛的『履歷』和溫度表取來，看了看，便微帶笑容的問我道：『你能說法國話麼？』

『能說，只是不好。』

『你能說德國話麼？』

『不能，但是你若用英國話問我，我可以強勉應答你。』

她又笑了笑，彷彿很自慚的道：『我的英國話說得不好，我們還是說法國話好了。你能把你的病詳細告訴我？』

『最願意了。』

於是她就坐在我床沿上，取出一支自來水筆一本手簿，我一面盡我能力的說，她一面走筆若飛的寫；寫畢了，就照麥歇加立野昨天診視我那樣把我審察了一番，又坐下寫了起來。我乘隙便問她道：『你瞧，我這膀胱膨脹是不是因為冰袋的原故？』

她把眼睛向上望着——我會看見她瞳人上四射的金絲，彷彿夏日陰雲驟合的天上一陣閃灼不定的電光一樣，的確美麗——好像自家問自家的道：『恐怕不是罷……』

麥歇加立野來了，口頭含着一根紙烟，先到我左隣床前問道：『今天好了些嗎？』

『還是那樣哩！』

於是他就揭開呢被露出他那一雙脚來。哈！直是兩隻黃楊木做的脚也！未敷藥包紮，麥歇加立野拿指頭在脛上叩着，就和佛寺裏木魚聲一樣。我知道這種脚疾就是中國所謂痰火腿，原因只在一個酒字，法國人到五十歲以後得這種病的極多，就以這間病室爲例，五分之三的病人便是中了酒精毒的脚疾。

麥歇加立野一轉身就到我的床前，和那年輕女助手握了一握手後便道「  
你已考驗清楚了。」

那姑娘就將她手簿翻開把她所記的，流水似的念了一遍。麥歇加立野一面吹着烟，一面不住的點頭道：「好。」末後又吩咐了那姑娘幾句話，便轉往其他的病榻前去了。

那姑娘出病室去了不一會，便拿了一種器械走來，彷彿中國陰陽先生用的羅盤一樣，不過厚些，不過繁複些，先將一道鋼圈縛在我右手腕上，圈頭一條皮管通至器械內，然後將抽氣筒一抽，我的手腕覺得就被擡起了，器面上指示度的針便遊移起來。約有兩分鐘，她才把這東西收拾走了。我末後請教麥歇釀，才知道是驗脈搏的器具。

麥歇加立野和一般助手實習生把全病室的病人診驗後，到十一點鐘才走了。他們一走就是病人用早餐的時候；早餐沒有麪包湯，只是一樣肉一樣小菜；我哩，仍舊喝清水，可是我並不餓，也並不大便。

今天全病室裏來看候病人的，再沒有比我床前的多了。中國人裏是何君，老李君，大李君，周君，還有一位不甚修邊幅的曾君，以及要往德國去而路過巴黎的兩位朋友；法國人中是麥歇馬丹紀諾，小魯意司；小魯意司並告訴我那位白姑娘——就是打掃房間的女僕——也要來的，因為沒有人看店子，她只好禮拜日再來了。病人固然喜歡有人來問候所苦，但是人多了又是病人討厭的事，平時去看親友的病時，就察出病人的這種矛盾心，如今親身實驗來，頗相信平日的觀察真不謬；況且一時要說中國話，一時要說法國話，尤不是我此時所



能堪的。不過在旁邊人看來，總覺這是可羨的事，卽如四點鐘後，病室重複清靜時，玫瑰姑娘和我左右兩位隣人都異詞同意的向我說：『阿那！你同情的朋友們真不少啊！』

玫瑰姑娘此刻才發見我左手無名指上的戒指，笑道：『你結了婚的嗎？你不過十八歲罷了！』

我掉頭去問左邊那位隣人道：『可是真的麼？你評一評玫瑰姑娘的話。』

『我很表同意於玫瑰姑娘第一，你沒有鬍子，其次，體格不雄偉？法國人的生長程度看來，你確不像及了結婚年齡的少年。』

玫瑰姑娘接着問道：『你的馬丹不在法國嗎？是中國人，是法國人？』

我不敢再把我真實的情形說出來了，因為我曾經在我法文教習馬丹西門

處受過很大的教訓，她會驚怪不可名狀的道：『恕我，我沒有研究過東方事情，尤其不懂的你們中國的風俗，若照我們歐洲習慣說來，斷沒有把婦人留在家，中獨自走到數萬里外，還打算七八年之後才回去的，沒有，斷平沒有！除非與自家的婦人沒有愛情，除非是應了兵役，不然，結婚之後，照例不許有一禮拜分離的。我和麥歇西門結婚三十八年，無論我們走到那里都在一處，若要分離上一年，只有離婚，你不知道法國的諺語嗎：「遠於眼者遠於心。」假使我處你的地位，無論如何，必須把婦人帶出來的；又假使我處你馬丹的地位，也無論如何要同你一道走的；你這舉動太奇怪，大約也不是中國普遍的風俗，但我不解何以你的馬丹就讓你走呢？據你說，你們又不是不相愛的。』

馬丹西門還是一位女學生，還是一位註冊的私家教授，尙且不懂得中國人

不是那種「遠於眼者遠於心」的種族，尙且驚奇中國人結婚之後猶住在父母家中，尙且不相信人是可以由高尙的正當慾望來壓制情慾的，尙且不贊成二十幾歲的少年過六十以上老年人的孤獨生活的，尙且分不出高潔的戀愛原可以保存在肉情以外的，自然，像玫瑰姑娘更不會受過理性的陶鎔，更是長養在巴黎食色的地方，假如我誠懇懇的告訴她：『我的婦人仍住在我故鄉，和我母親同居着，我們結婚的日子只有幾天，我們打算分離的日子倒有幾年。』若再老老實實的告訴她：『我們是絕對相愛的，我們願意拿別離和寂寞的光陰來培養我們的愛情，我們都自信能够屏除諸種的誘惑保存我們靈肉兩方面的清潔的。』我想縱不把玫瑰姑娘驚倒，她必定要追問：『你們爲甚麼不同着出來呢？』若告訴她：『這是金錢的過惡。』她必定要說：『那你就必出』

來好了。」假若再規規矩矩的給她解釋道：「因為求知慾的要求過甚，不能不在幸福上暫時犧牲一部分。」這更會把她弄得越發糊塗。法國女人——或者也可以說是歐洲女人——從她們老祖太太以來，心裏只以為女人是為愛情而生的，男子是為供給女人的愛情而生的，假若男子把愛情冷落了——且不必說是犧牲——便是十惡不赦，死後也必是墮入泥犁地獄的罪人；而且她們之所謂愛情，又幾乎與我們理想中之所謂愛情不同，她們的見解雖不即與我們中國道學先生相似——道學先生眼中的女人只是一個淫具，他們根性上就不知道情字，他們承認女子精神上可以污穢得和娼妓的身體一樣，但是只要不表現出來就可入得節孝祠，在從前就可請聖旨旌表，在現在就可請袁世凱欽定的褒獎——她們也分辨得出慾字固然一半是傳種本能的衝動，一半

却是愛情最終的表現，因為愛情發動於兩性的無忤，進而就互相愛好；相愛至極不能不有表現，最初是握手，其次是接吻，其次是摟抱，最終就是慾字；並且她們也知道形質的表現，止於慾，精神的表現哩，開始於思量，最終至於文字，但是她們却蔽於因襲的謬誤，大抵也和一般風流自賞的濫名士，和一般自私自心極重的浪漫文人一樣，却偏重最終的表現，而輕視愛情的本身；未出嫁的處女，若是戀愛了一個男子，因為她是自由的，她沒有與人共守相對貞操的義務，儘可毫無慚愧的說：『我戀愛了某人，』既出了嫁的婦人，縱然和自己的丈夫無愛情，或愛情已失了效力，只實際上是共處的，若戀愛了別一個男子，不經過形質上最終的表現，不管她專注到何等地步，或者幾乎可以把自己最貴重的生命犧牲了，她終不敢自己尋思：『我的貞操破壞了，我欺了我的丈夫了！』對於那被

愛者無論精神上態度上怎樣流露出那愛的形式，但不經過形質上最終表現，總不肯正大光明說出一句：『我愛你』來；而且又因為歐洲人的生理關係，性慾的本能比遠東人強多了的原故，所以他們表現愛情的方式也過於濃郁，就和玫瑰花的顏色一樣紅就紅得耀眼，絕不像遠東人的蘊藉含蓄，他們大家的口味都如此，況且來源甚遠，自無怪她們要以爲表現不盡力，愛情就不真切，表現不繼續，愛情就有變遷，不但女的如此，男的也如此，所以人心上馬丹毗爾倫罷工幾次，麥歇馬利約就生了疑懼。哈！最終表現端的就可代表愛情本身麼？我絕對不相信，如若這句話不差，那我便是吾妻的罪人，只有把我此刻向玫瑰姑娘所說的誑話實踐了，庶乎可以贖罪於萬一。我的誑話是：『自然是中國人，並且就是我的表妹。此時雖不在法國，但不久就要來了；因爲我離國時她正生

病，現在剛要預備起程，或者我出病院，就可到馬賽去接她了。」

今天白日的冰也換得勤，夜晚的冰也換得勤，大約沙郎姑娘受了玫瑰姑娘的抱怨，在她守夜的八小時內差不多四十分鐘就給我換一次。現在我不但已有耐寒的習慣，並且有耐痛耐脹的習慣，只是到了夜靜，羣動皆息，除了病人三四聲微咳，和守夜人起動時極輕的脚步聲和衣裾聲，以及三小時一次粗人向火爐裏上炭的鐵鏟聲外，不但沒有紛擾情緒的東西，而且因為兩道門額上和看護婦面前那三盞幽靜而悲鬱的電燈的慘綠光影，更把情緒牽引起來，越綿遠，越細微，越交錯，越沒有止境。痛苦本來是人生難免的，縱然可以自慰說疾病的有形痛苦，可以用精神的恬適去克制他，然而疾病的影響，難道就傳不到精

神上去麼？尼采算是最能用精神來療治他的疾病，但他爲疾病侵蝕的地方豈可量計嗎？人生最無聊的損失，就是爲疾病所侵蝕去的有益的精神。假使我目前的痛苦，是爲一種有目的，有利益——於人的——不可逃避的事情，彷彿獻身在那野蠻的酷刑下，是『有所爲而爲』的痛苦，自然受之如飴；不然，就是爲愛人暗示，彷彿說不看見你的痛苦，便不足激起我愛你的情懷，那嗎，我殘缺肢體也未嘗不可。獨有這不期而至的疾病，究竟是爲的甚麼。或者將來不免給多少好處，可是不在自己意料以內的，這總是可疑而又可厭的事情。

『死』字是人情最厭惡的一個字，因爲又免不了他，聰明的人才在意想中創造出一種聊以自欺而又欺人的天堂來，但是波得乃倫却要贊美他。『病』字又何嘗是可愛的字，古人相祝以『無恙』，然而自西施善病，文園多病以後，



差不多我們中國的美人文士又都把他做成一種飾美的工具。所以一件事體絕沒有全數以爲好，也沒有全數以爲壞的，就是事體的本身，好處壞處也正難以一種確切的標準來分別他，就比如我的疾病，照壞的方面着想，幾乎無一毫可怨的地方，如我上面所論的一番話，然而翻過來尋思：『不在危急的地方，人是最容易被假面目蔽住的，應酬場中照例的言語，能够有病榻上呻吟的真麼？我不到病院中來，眼裏的法國人還不是與衆人所見的一樣，觀察再精密，能自信沒有三分假麼？我如今竟得了這種好機會，誰賜的？便是那可憎的痛與脹賜與的。』疾病已有他好的一方面了。而且到了這比較單調的地方，又有疾病做一個範圍，極凌亂的思想，也方有了爬梳整理的時間。

十二月十九日（此日是後來補記的）

到今天我才知道我左右兩位隣人的名字，左邊那位叫麥歇羅爾服，右邊那位叫麥歇喀倫。麥歇羅爾服是一個汽車工廠的工人，麥歇喀倫是名木廠的工頭，兩個人雖然都是工人社會的人物，但氣象都威重堂皇，聰明和藹，起碼可以充得我們總統府中的高等顧問。這也是一個很可研究的問題，便是我們在法國社會上所看見的從中年人一直到老年人，絕沒有像我們中國上等人和下等人，在氣象上，在舉動上，相差那麼遠的，除了很少數一些萎靡不振的人外，大概有了年紀的都帶一種高超，華貴，尊嚴，愷悌的氣度；內閣總理和一個作苦工的工人站在一處，除了衣飾的差別外，你在面貌，神情上簡直看不出總理高於工人的在那里，工人不及總理的在那里。而且男子越到老年越美，氣度雍容，體

魄堅實，鮮紅的面孔，雪白的鬚髮，眼睛澄明如春星，聲音圓潤如宏鐘，不管是有學問的，無學問的，見了總令人生一種敬愛的感情。法國人何以壯美到這地步？種學是很可留心的，不過這種淑種學不是人爲的，也不是在學校中學得的，完全是自然的；法國男子之對於女子也有着眼在輕盈上的，但是矯健的輕盈，不是病態的衰弱，其實大部份喜歡的都是充實強壯的美；至於女子對於男子的標準更是注意在雄武厚重魁偉各種優壯的美質上。把中國那般翻翻欲倒的裙屐少年放在法國待配地方聽女子的選擇，我敢斷言有一百個，一百個都是落第的，然而這般弱不勝衣的秀士，正是我們少年姑娘們所心許的佳婿，你們看，再加上一般喜歡病態美人和一般喜歡身體尙未成熟的少女的男性，我們將來的後嗣真不愁人人都可進化到『氣息大一點兒便可吹倒的林姑娘』

了。

並且我今天也知道了這病院的組織了。巴黎城內城外共分二十幾區，富庶的區內如拉丁區，蒙馬尼特區等每區有這麼一個平民病院，貧瘠的區內如夏爾倫區等便兩區有這麼一個病院。病院算是市民立的，經費是市民捐內籌撥的，每院分外科內科產科三部，除特設的實驗室，治療室，解剖室，手術室外，大的院中有三四十個病室，小的也有二十個病室。職員除一個經理專管經濟出納和布置設備外，全是醫生，每一個病室有一個主任醫生——哈額爾病室的主任便是麥歇加立野——負全病室病人治療上的責任；還有一個看護婦長——哈額爾病室的看護婦長便是那位身材肥短，說話帶痰聲，架夾鼻眼鏡的看護婦，也就是馬丹若飛爾——負全病室病人飲食起居的責任，此外還有外科

總醫生，內科，產科總醫生，以及各特設室長每禮拜五會議一次。病人入院不一定要到區長署簽字，可以自由到診察處要求住院，願意納費的，每日從三佛郎至二十佛郎自由繳納，不過納費多的病室特別講究，服伺特別周到，起居特別自由，比如你要單住一間陳設精美的小病室，要兩個或三個精細的看護婦不斷的在左右，要高明的醫生每兩小時來診視一次，都辦得到，只須有錢，然而十分有錢人誰又來住平民病院，病院的房間再精美焉能及他們自己邸宅中的華麗安適，看護婦，他們可以雇用在家裏，醫生，每個邸宅都有專雇的，再有高名的醫生，甚至到平民病院來索費至一千佛郎一天的，他們限定你四點鐘去，你就得坐起摩托車飛奔去。哈！有錢的人誰到平民病院來！所以平民病院終年不斷的這幾百以至千許的病人，還是裝在這種普通病室中的平民！

或者我的病很利害，——我自己並不覺得利害，而且我堅信法國醫生是有非常把握的——麥歇加立野和那位年輕的女助手——玫瑰姑娘告訴我，她叫麥蕾姑娘才二十三歲，是醫科大學畢業學生，很有學問，麥歇加立野也很契重她，她很可望陞到主任醫生——將我審察後，會在我床前用心的商量了好一會，可惜許多專門的生字把我難着，不知道他們說些甚麼，到末了，麥蕾姑娘臨走時，向麥歇釀吩咐了一個字，我緊緊記着，翻出字典來一看，是瀉藥的意思。到午後四點鐘，麥歇釀果然給了我一大碗瀉藥，我嘗着好像是薄荷油調雞蛋清，我以為這藥一下肚不久便有一陣利害排洩的，然而睜着眼睛等了一夜，却一點影響沒有。

十二月二十日（此日是後來補記的）

馬丹若飛爾一進病室就到我床前問我大便了幾次，我回說：『還不會哩！』她便把眼鏡一抹，睜着一雙金魚似的大眼睛把我注視着，好一會，我忍不住了，問道：『可是我不大便就很危險嗎？』

『不是的，孩子，不過應該大便就是了。』

她又微笑着安慰了我幾句。

果然不大便就危險嗎？馬丹若飛爾雖否認了，但我却從她吃驚的目光裏看出那反面的回答來。！假若連盲腸炎也醫治不好，法國的醫生就未免太對我失信用！但是馬丹若飛爾是有經驗的看護婦長，她那惡消息的表現，必不是輕易亂發的。我現在心裏很擾亂，很是嗔恨馬丹若飛爾，縱然有甚麼危險，總不應

該向病人表示出來，不過我自己的信力仍很堅定，因為我幻想中總沒有看見墳墓的影子。

我又問麥歇加立野，當他來診察我的時候，道：『請你明白告訴我，我究竟到了危險的地位沒有？』

他還是帶着那種麻木不仁的神氣，很堅決的回了我一個『否』字。

麥蕾姑娘也撫着我肩頭道：『決沒有危險的。我們都十分的注意着你哩。』

他們走後，麥歇釀便拿了一罐藥水來給我清洗大腸道：『包你至遲到夜裏一定有幾次大便的。』

麥歇釀的話可發生了效力了！果然一到七點鐘，沙郎姑娘就拿便盆來服伺了我一次。哈！真不容易啊！喝了五天的清水，吃了一碗瀉藥，洗了一次大腸，而渣



滓多得仍和好人的無異！

十一月二十一日（此日是後來補記的。）

在二十四小時內排洩了十幾次，把甚麼都排洩盡了，然而麥歇加立野還叫麥歇釀給我洗了一次大腸。就是何君等來看候我時，我仍沒有離過便盆。

因為今天是禮拜日，何君同小魯意司一到午後兩點鐘便來了。白姑娘果然同他們一道來的，啊！我在那旅館中前後住了四個月，從沒有看見白姑娘出門是這樣打扮的：很時髦的廣簷黑帽，只少一根駝羽翎，在脚脛以上，幾乎僅把膝頭蓋過的綠呢外衣，紫狐腋的披肩，一進門便脫了搭在手臂上，衣領很寬，幾乎把胸部露出了一半，黑皮手套把那糙皮重繭的可憐的手緊緊藏着，啊！這直是

一位時髦姑娘啊！假使態度再高華一點，手臂上挽着一個少年到總統府大街上去散步，豈不就是一位小紳士太太嗎？

何君等剛走——是我把他們攆走的，因為他們在這里對於我排洩一件事很不便，縱然他們去了，左邊尚有麥歇羅爾服的一位外婦，右邊尚有麥歇喀倫的一位老妻和一位才八九歲的女兒，但是比較遠一點，終不似小魯意司和白姑娘那等拘束我——偏偏麥歇和馬丹西門又尋了來。啊！我真感激這兩位老夫婦！平日他們每人差不多各要教九小時的功課，禮拜日才是他們真正得休息的日子。馬丹西門又很多病的，往往禮拜日便不會客不出門，如何今天竟犧牲了他們寶貴的休息光陰，這麼遠的走來看我！

馬丹西門坐在我床側椅上，緊緊把我一雙手握住，眼裏滿含慈愛的眼淚，問

的話使我來不及回答，臉上一種彷彿又是憂鬱又是感傷的神情，啊！這直是我的母親了！麥歇西門比較鎮靜一些，很體諒我說話吃力，有許多事都去問麥歇和玫瑰姑娘等去了。

我想這兩位老夫婦一定是因為他們那個在凡爾丹犧牲了的兒子和我同年的原故，一副久貯胸中的慈愛之情，忽然被我的疾病勾起，便不能再把他接納下去，今天到我病榻前來，彷彿就似當年臨視他們那傷重瀕死的愛子一樣。所以他們連連說道：『我親愛的孩子！我親愛的孩子！』

又說：『你知道我們是怎樣的着急，怎樣的焦心！當麥歇何來給我們報信的時候，我們幾乎疑他說的是誑話。偏偏我們又要禮拜日才有機會來看你，你想這幾天我們是多麼的煩惱……』

我平日是很不容易動感情的，有時我自己也驚詫何以如此的冷酷。大約因為我幼年所經的憂患多一點，又二次在九江遭過性命呼吸的沈船之災，三次處過燒殺混戰的危城，一點脆薄的心情，也和白姑娘的手一樣，被困苦的年光磨起重繭來了。然而今天受着西門夫婦的慈愛，使我的熱情也自然而然的破繭而出，我喉嚨間咽滿了的情緒，却沒方法吐出來，只有把兩位老夫婦各抱吻了一下。

十二月二十五日（此日是後來補記的）

便是飯蔬食飲水，已經到人不堪其憂的地位，進一步只是飲水，你們看這憂可堪不可堪？但我的病又只許我飲水，十天來，每天一罐清潔的冷水便是我的

食料，不但不覺餓，而且排洩物還源源不絕。不過飲水固然高雅，胃上却作起痛來了。有一次我曾要求玫瑰姑娘給我一盃開水喝，她堅持的拒絕了，說醫生不許；及至我向麥歇加立野和麥蕾姑娘說明我們中國人是有喝滾熱開水的習慣，而且現在胃上已被冷水刺得作痛了，然後我才得了喝熱水的特權，不過仍限制每天只准喝兩盃。

人生的嗜慾要求，本來是難有止境的，修養深的人，理性裁判力不過較強一點罷了。然而病人的心理，可以說是完全被一種野蠻的感情支配着的，他發生了一種要求，彷彿就是心理上的一種律令，凡是違反他律令的！就是他的罪人；以我今天吃橘子一件事證來，便是一個好例。

昨天何君來看我時，我便向他說我胃上太難受，雖然一天已能喝兩盃熱水，

却總覺得水的味道太清淡，很願吃點含有別種質味的水果。何君平生勤慎得和諸葛公似的，便道：「你害的是腸胃病，還是自己節制的一點好……水果……怕不很合宜罷？」

然而何君終敵不過我的願欲，只好即刻出去給我買了四個橙子，用紙包着放在鐵几的下一格上。其後被我左鄰麥歇羅爾服看見了，遂含笑向我說：「你太冒險了。你未得醫生許可之前，無論如何是不應該吃別的東西的。」

「多謝你的告誡。可是我相信橙子必不會給我甚麼妨害的。」

「或者也不，但你總得隱藏着，要是醫生知道，馬丹若飛爾，玫瑰姑娘和麥歇釀都要被罵的。」

「我呢？」

『你沒有責任，責任是該他們三個人負的。』

哈！我倒沒有料到這一層，原來病人的自由行動，病人自身是不負責任的，那麼，我要不使他們三個人受責備，我只有犧牲了我的願欲。何況我這願欲也不十分正當。

到底不行，這種決心剛剛堅持了六小時便不澈底了；這也不能完全怪我，因為那可欲的東西近在咫尺，取携太便了的原故，當我把一個橙子取到手上，我不由便尋思：『這就是我的幸福了！』因為幸福便是滿足慾望的代名詞。

到今天下午四點鐘我正用被單掩着享受我第二個第七瓣橙子時，大約因為橙子香氣很濃，麥歇釀正在我床前作事忽然就注了意，走來把我被單揭起，哈！還有三瓣橙子。負責任的人當然有奪去我幸福的權力。可是我的自私心却

不容許他。大概我此刻的怒色很是難堪，不能不使麥歇釀屈服，他雖很爲難的把橙子還了我，我終把他當作了殺人放火的強盜，把他的舉動當成了平生的奇辱大耻。

我尋思：『這簡直是不合理的事，只要我自己評判橙子是可吃的，我就有吃橙子的權力，誰也不能阻止我。我偏要吃，我偏要正明光大的吃。』可是一反想：『畢竟醫生的權力比我自己的權力還大，這似乎應該同他商量一下……假設他不許我呢……我仍舊偷着吃好了。』

幸而麥歇加立野許了我。不過當我初向醫生述說時，馬丹若飛爾在旁邊很爲吃驚，連問我是怎樣吃法，我說：『只吃的汁水，你不信，我紙包裏還留有這七瓣的殘渣在。』麥歇加立野笑道：『好，你可以吃橙子，不過每天至多四枚。』



不但我的願欲占了勝利，而且麥歇加立野還吩咐馬丹若飛爾從明天起每天給我一立突牛奶，一立突可可水。

一千九百二十三年一月一日（此日是後來補記的。）

自得病到今日已十七天，十七天的痛與脹沒有斷過一小時，而且十七夜也沒有睡眠過一小時。不過到今天却是一個大轉機，也算在我兩個月病的生活

中一個大變動。恰好今天又是元旦。然而病院中是沒有元旦的。

因為從昨夜九點鐘的時候，小肚中又忽然完全痛了起來——和乍得病時一樣。的突兀——比十二月十六那一天尤為難受，因為那一天還沒有膀胱發炎。的病。起初還勉強忍得住，大約到十一點鐘時，腰間也脹痛起來，背上也脹痛

起來，胸前也脹痛起來，那種表示難受的呻吟，便不服壓制，衝口突出。沙郎姑娘聽見了，連忙躡腳走來，問我怎麼樣，我只能向她搖搖頭道：『痛極了！』她把我身上撫摩了一遍，也微微驚呼道：『啊！好多的汗漬呀！』但她又極力安慰我說：『你無論如何須忍耐到明天早晨，』她又將我扶起來坐了一會。

到十二點鐘，第二班的守夜看護婦上了工，——也是一位年輕姑娘——沙郎姑娘便把我十分的托付了她；那看護婦便把電燈坐椅移到我床腳下，我呻吟利害時，便起身來替我捶一捶背，扶我眠下，又扶我坐起；安慰愛撫的話差不多也說盡了；也虧她的劬勞，方便我忍到天明，待全病室的人都睡醒了，始大聲呼喚起來。第一是左右兩位鄰居很替我不安，他們被我擾了一夜，知道我的病果然利害，待麥歇釀一來，就叫他去催請麥歇加立野。第二是馬丹若飛爾，就心

我的飲食沒有禁淨，一面撫慰我，一面便問我除橙子外沒有吃別的東西麼？

八點半鐘麥歇加立野走來，不及穿套衫就到我床前診視。拿聽筒把我胸背聽後，又審視了我的脈息。正這時候又來了兩位醫生：一位就是我進病院時最初在門口看我的那位年輕醫生，一位有六十上下，兩撇白八字鬚，比他身上那件套衫還白，一副很滑稽的面貌，可是麥歇加立野對他很是恭敬，我揣測或者就是外科總醫生。也都把我仔細審察了一番，三個人便在我床前商量了一會，末後麥歇加立野便叫玫瑰姑娘把冰袋給我取了。哈！親愛的冰袋，我親近了你十七天，你對於我的功罪，我簡直不敢論定。請了，冰袋。無論你功績再大，我若不再會見你，總算我的幸福啊！

麥蕾姑娘也來了。還有那一般助手練習生都屏風似的圍在我床前。一直到

那兩位醫生走後，麥歇加立野復命麥蕾姑娘用一種黃色藥粉在開水中調成漿糊包在兩層弗蘭絨內，給我通體熨了一遍，我方稍稍覺得可以忍住那無謂的呼號和呻吟了。又因我一夜不能小便，和最初得病的那夜一樣，麥蕾姑娘復給我施了一次手術。

我想這完全是冰袋的影響，不然，何以把冰袋取去，另在臍下包了一條裹着滾熱黃藥粉的紗布便把十二小時的病潮皆平伏了呢！哈也真有趣！半小時前彷彿還睡在冰窟中，半小時後就溫暖得如同負着焦陽，十二小時中緊張至極的神經，此時被暖氣蒸軟得同春波柔浪一般，十七晝夜不曾惠顧的睡眠，此刻也甜甜蜜蜜的到了眼皮上，耳朵裏模模糊糊還聽見麥歇喀倫正在問我：『你服過了兵役不曾……』『夢神早已把我負在他黑翅上飛往無何有之鄉去了。』

恍恍惚惚我竟回復到兩歲多斷乳吃飯的時候，一位未出嫁的姨母笑語如春的正拿着羹匙在哺我的稀粥，粥味是甜的，我自小就討厭糖味，除了中秋的洗沙月餅，很少吃別的甜食，不由就舉手去拒絕，姨母大笑道：『麥歇李，這是藥水，醫生吩咐的！』阿那却是沙郎姑娘！電燈已大明了，她正傾身對着我，我剛一睜眼就看見那一雙黑絨花似的滿含着笑意的眼睛，潔白的牙齒光明得帶一層真珠的寶光，一隻手上果然拿了一隻羹匙，別一隻手端着一隻小茶盃；羹匙的尖端正放在我嘴唇上，一縷很甜的流汁細細灌入我的口中。我不及問她，先張口把這一匙吃了；沙郎姑娘喂我第二匙時，便笑說道：『麥歇李，你今天可好了。阿那！你昨晚的光景真駭人。我不會給你說，我那時看見你臉色白得和大理石一樣，不錯，簡直是月光下帶着露水的大理石，又慘白，又冷，又溼。你今天可

睡够了，玫瑰姑娘說她來給你換四次紗包你都不曾醒過……」

我仍舊很疲倦，眼珠被電燈射得彷彿滴了幾點醋在眼眶內一樣，忙將眼皮閉上，不由的兩行清淚突然就分從兩眼角上流到耳朵裏。

「……哈你哭了。不要思想啊！少年。」

「你誤會了。這是電光激刺了我疲勞眼珠的原故。」

「我相信，或許是的好了，我到下班時再喂你三羹匙。」

「請告訴我，這是甚麼藥水？」

「我不知道，是馬丹若飛爾交給我的。」

此時病室裏雖很熱鬧，但我彷彿被摩托車載着飛走，漸遠漸遠，就只聽見一點隱微難辨的蠅聲了。

一月四日（此日是後來補記的。）

麥歇喀倫道：『我曾一月零九天沒有吃了。』

因為我餓極了，每天四個橙子，一立突牛奶，一立突可可水，實在安慰不了我的消化機關；今早曾要求麥歇加立野道：『醫博士，你能許我多吃一點不？一禮拜來，我很覺得饑餓，到今天似乎更忍不住。』他把我全身察驗後，便答應了，吩咐馬丹若飛爾，午膳給我一盤肉湯，一枚座子蛋，晚膳給我一盤麪包湯。當我與高采烈坐在床上，拿羹匙的尖端敲着座子蛋，向麥歇喀倫傲然的說道：『你瞧，我二十天才進第一次飲食』時，他便這樣回了我一句。

『你當然是很餓的。』

『不如你。因為我害的腹膜炎，比你利害的原故……哈！你究竟服過兵役不

會！

『你不知道我們中國是募兵制，不是徵兵制，不必要人人服兵服的。我不會服過兵役。』

『募兵制，這或者比徵兵制好。法國人許多都不滿意徵兵制，因為二十一歲正是少年們作工或求學的時候，把他弄到最容易腐壞他精神的地方去生活兩年多，這實在不是好事。』

『你是反對徵兵制的了，』

『根本反對。因為兩年多的兵營生活，簡直是獸的生活，我現在回想到我會經服兵役的那些時候，我還在慚愧哩。』

於是麥歇羅爾服也加入討論起來，他也是反對徵兵制的，由我們三個人的



談話遂牽動了全病室，幾十個人的意見同時發表，也有贊成徵兵制的，也有反對的，也有調和的；越爭論越激烈。百合花姑娘因為她的未婚夫是此次大戰殉身的，她不但反對徵兵，並反對戰爭；玫瑰姑娘是最愛法國的，她說：『我反對法國人侵犯別人的戰爭，但我却贊成法國人抵抗別人侵犯我們的戰爭。你們看，這麼體面的巴黎，叫德國人占去了也太可惜。我如有兒子，如其還有這樣的戰爭，我一定親自送我兒子上戰場去的……』』

幸而進來了一個新病人，方把這番大議論打斷了。

這位新病人是一位少年，從鼻床上看去似乎沒有甚麼重病的样子，他後面跟隨進來一個年老的婦人，一個年輕的婦人，穿着都很講究，像是他的母親和老婆，還有一個體面的少女，約有十八九歲，像是他的妹子，三個人的面容都帶

一種深悲亟痛的神情。病人一直抬到屋角一張空病榻前，馬丹若飛爾接着問了幾句，便叫麥歇釀和兩個雜役從外面取了幾扇短屏來，立刻就在一角之地隔出了小小一個特別房間。接着那老醫生——即是我猜他是外科總醫生的那一位，和臨門看病的那位年輕醫生，還有一個身裁絕高的醫生都來了。我們隔着屏風看不見那特別房間內的情形，只聽見婦人們隱泣說話的聲音，和病人翻腸倒胃的嘔吐聲。百合花姑娘和玫瑰姑娘都只在屏風外傳遞東西，內中只是病人家屬和醫生們以及馬丹若飛爾，一會只看見那位少婦和那位少女已把外套脫了，僅穿一件淺色薄綢的上衣，袖口只齊肩下四寸許的地方，胸背上部幾乎全露在外面。急急忙忙的一會走出病室，一會又走入特別房間，不知道做些甚麼。

我揣測那形勢，或者是一位有地位的有錢人，但何以又走入這普通病室來呢？不然，何以又在普通病室裏占據一角特別地方，而醫生來至三人之多，並且久久留在裏面，並且服伺的還是看護婦長呢？尤難推測的便是那少婦少女的態度既如此高華，服飾既如此時髦，絕不是中等以下人家的人物，既對於病者這樣親切，這樣關心，又親自動手服伺，何以不把醫生請到家裏去診視，而屈尊到病院的普通病室來呢？不但我不明白，便是麥歇喀倫，麥歇羅爾服，玫瑰姑娘，百合花姑娘也不明白。彼此都很詫異的互問道：『這是甚麼人？』

三個醫生也換着走進走出，麥歇加立野來時，也進去周旋了一會；並且到傍晚又從外面請了一位老醫生來診視那病人，據玫瑰姑娘說這位老醫生是很值價的，每次遇有極重大的病症請他來一天，便須一千佛郎。但那病人依然是

那樣的時時嘔吐，到半夜仍被兩個雜役抬着走了，我是時一心在磕睡上，便也不再管他的下落。

一月十日（此日是後來補記的）

人能够毫不經痛苦便看見自己的腸子，這可不算是奇觀嗎？

今晨從五點一刻開電燈起，我就希望怎麼一步就可跨到十一點鐘，豈不甚好。因為醫生前天便說到十一點鐘送我往愛克斯光綫照像處去影照我的腸子，以便定奪給不給我施手術——因為我曾要求他三次給我把那段發炎的盲腸割去，免得以後再發，他却很遲疑的，以我尚有別的病，恐怕施術不便，所以才須待愛克斯光綫影照後再定——其次就是禁食了兩天，並且服了一次瀉

藥，把前四天吃的一點東西早排洩得乾乾淨淨，到今晨已餓得不堪，雖然會請何君給我買了許多食品：沙丁魚、奶餅、火腿之類的東西，但恐怕吃了又有礙於照像，只好用力的忍住，待照像後好大嚼。

玫瑰姑娘不知道我那難堪的臉色是由於餓與着急，却疑我不曉得愛克斯照像是一回甚麼事，或害怕蹈險，特意來安慰我道：『你只管放心，愛克斯光綫照像是絲毫沒有危險的；又不經手術，只是一縷光綫透過你的腹部，你自己絲毫不覺得有這回事的。』

我倒好笑道：『你完全猜錯了，我只是餓。』

『餓嗎？更不要緊，我把飲食給你留着，你回來就吃，不好嗎？』

好容易到了十一點鐘，兩個雜役剛抬着空昇床進門，我便比着手式叫他們

過來。馬丹若飛爾正在分散飲食，便丟下湯勺過來照料我，幾個人把我安置在鼻床上，用兩床呢被通身蓋好，只把腦袋露在外面。臨行時，不但那般熟人，便是許多從未交言的生人都都搖着手向我笑道：『平安旅行！平安旅行！』

哈！哈！也算得一種旅行，也不讓克沙威野得買斯特的繞屋旅行了。

今天天氣雖不很好，却沒有風。在病榻上仰臥了二十五天，除早晨僅僅呼吸半小時許的鮮空氣外，終日終夜都包圍在紙烟氣和炭氣中間，所以剛一出廣廳，看見那青灰天色，和院子中四五株黑幹無葉的大樹，冷潔的空氣從鼻端一直透到肺腑的深處，精神上簡直說不出的歡欣。

那鼻床恰是繞着病室側面在一條很長的窄甬中走去，不久又上了兩重樓梯，走到一間方約二丈的小房間內，雜役把鼻床放下，將我病榻上懸挂的那張

『履歷』和麥歇加立野寫的一張紙一併交給一個看護婦，那看護婦道：『第十三號人還多哩，你們十二點一刻再來罷。』

第十三號，大約就是最末一號了。這房裏連我的一共三張昇床，那兩張上都是女人：一個有五十歲左右，一個三十左右，都瘦得駭人；尤其是那個年老的，亂蓬蓬一頭灰色頭髮，殘缺不整的牙齒說話時齊根露在唇外，眼眶深得可以放下一枚小雞蛋，兩頤愈陷，下頷愈突，不虧一張皺皮包着，簡直就是一個骷髏。以外條凳上還坐了一個中年婦人，四個中年男子，都穿着病院裏劃一的藍呢外套，臉上都帶着病院裏應有的愁慘苦痛的顏色。幾個人中只有那個活骷髏的言語多，一點鐘內幾乎就是她一個人在唱獨角戲。

壁間兩道門，靠裏面一道，是醫生看護婦出入的，在我身旁一道，是病人出入

的。每次門一打開時，就聽見裏面轟轟隆隆彷彿是電氣發動機的聲音，而裏面烏黑不見一點光綫，簡直不明白內中是甚麼玄妙。

喚到第十二號便是昇床上那個中年婦人。她剛被兩個雜役用手臂架進去時，鐘樓上已敲了十二點，一陣脚步聲便啓門出來了八九個醫生——或許是練習生——兩個看護婦，把我隨意瞅一眼都向外走了。我駭極了，尋思『這不完了事嗎？單單把我剩下，豈不又要我多餓一天麼？』我此刻只把麥歇加立野恨極了，他爲甚麼不使我早一刻鐘來，並且引伸恨到病院的規則，爲甚麼到十二點鐘就不作工，使我來定規則，醫生只宜換班休息，不應該使病人來將就醫生的。

恰好，不上十分鐘，那兩個雜役又啟門出來道：『第十三號。』



我初初被抬進去，坐在一張椅子上，彷彿就進了黑暗地獄，只屋子中央低低有一盞光綫極慘淡的綠色電燈；凝神有二十秒鐘始漸漸辨了出來：綠色電燈前正坐了兩位有鬚子的醫生，對醫生正赤裸裸站了一個婦人形狀的人，我不會辨得清楚，那婦人已把汗衣穿上，屋內四盞大電燈齊明，原來就是第十二號，一個看護婦把外套給她披上，兩個雜役仍把她抬着走了。

就這一瞬時間，我已把全屋的形式看得了一個大概：靠壁一個絕大的鐵櫃，轟轟隆隆的聲音便從這中間發出，櫃外和櫃側還有許多複雜不易分辨的機械；地上縱橫都是樹膠線纏裹的鐵絲；那三隻屋角上都放有許多奇怪的器械；我最看得明白的就是中央那付機器，對着醫生彷彿立了一道屏風，有五尺高，二尺多寬，屏後一具彷彿海船上那種探海燈樣子的器械一副，不過不很大，燈

面對着屏風的中一段，相距有五寸遠的所在。此刻兩個醫生已指揮着看護婦把我汗衣脫了——通身就只一件汗衣——把我扶去站在醫生對面，背抵着屏風。我因爲二十五天沒有起立過，兩隻腿雖不像棉花，却也像在醋酸中浸過的骨質，站着只是要傾跌。看護婦捉住我一隻手臂，將我用力支着，我還轉過那隻手去把屏風把住，始站穩了。至此，我方知道屏風是障了呢的，裏面是鐵板是木板，我却無從知道了。

醫生待我不動了。把身旁電鈕一按，又只留了我面前那盞慘綠電燈；隨後醫生又把另外一個電鈕一按，便聽見屏風後那副機器哧哧的響了起來。醫生把懸在我頭上的一塊彷彿上了色的玻璃板拖下，緊緊貼在我小肚子上，哈！玻璃板上竟被我看見顯出我那曲曲折折的盤腸影子來了！

原來那具小探海燈光是透過了障呢的屏風，又透過了我的肌肉。但何以獨看見我的腸子？因為昨夜馬丹若飛爾既灌了我一大盃粉漿似的，又有一點石灰氣味的白藥，現在想起來，定然是那白藥凝在腸壁上不使透光的結果了。

兩個醫生一面審視，一面談論，約有一分鐘的時間，便有一個醫生將一張透明的魚油紙鋪在玻璃板上，用鉛筆照着我腸子的形勢鈎勒下來，很快的鈎勒完了，把電燈打開，把那機器停止，看護婦仍扶我到椅上，把汗衣穿起，拾我旅行的兩個雜役已來，依然將我安置在昇床上，於是我這番旅行便平平安安的結束了。

一月十一日（此日是後來補記的。）

我因為昨天站立了幾分鐘，似乎覺得痛與脹竟稍好一點，何況因為愛克斯光綫照像的原故，紗布取銷更沒有贅累；很願意下床試着走幾步。正蓄了這個意思，麥歇釀便來向我說，要抱我去過秤——病院裏每禮拜一換一次被單，換一次汗衣，自我入院以來，換汗衣是玫瑰姑娘幫我換的，換被單便是麥歇釀把我輕輕的抱往一張空床上，待換齊楚了，又輕輕把我抱回來，所以我有動作，總是麥歇釀做我的腳——我忙拒絕他道：『請你扶着我走出好了。』

我左右兩位鄰居和麥歇釀都驚笑道：『你能够嗎？』

我已坐了起來道：『試一試罷。』

我仍只穿一件汗衣，赤脚下了床，彷彿才學步的小孩子一般，手上不挽着人，立刻就要跌倒；就是挽着人，兩條腿還不住的打戰，才走了幾步，把玫瑰姑娘，百

合花姑娘，馬丹若飛爾都笑得拍手彎腰。

那具秤在辦事室門前，上面放了一把椅子。麥歇釀扶我坐在椅上，把鐵柱上號碼一看，報道：『三十基羅格蘭姆正！』哈！無怪我通身只剩了幾根挺硬的骨頭，原來損失了二十五基羅格蘭姆。

馬丹若飛爾也歎道：『好孩子，你的損失太大了！好生當心啊！將來就是十倍二十五基羅格蘭姆的滋養品也難把你驟然復原的。』

我扶住麥歇釀走回床前時，便回頭要求馬丹若飛爾許我在椅子上坐一刻。她答應了，玫瑰姑娘便從床下布兜中把我的外褲襪子鞋子取出來給我穿齊整了，我很高興的竟坐了一刻鐘之久。

及至再睡上床的時候精神也很好。腰間固然還是痛還是脹，但已毫不妨礙。

我的精神。於是才打疊起千萬愁絲給我母親給吾妻各寫了一封長信。

信上最難措詞的便是解釋這四十天不寄信的原故。因為我自從到法國以來寄家的信差不多是五天發一封，至遲不過八天；家裏的人已經是有時常接信的習慣，忽然中間斷了四十天沒有信，縱然是極疎忽的人，也一定要因慣習的事突然中輟，猶之有酒癖的人突然缺了盃中物，一樣要發生一種不安的。何況我對於我母親和吾妻的關係還遠過於酒人的酒呢？我當怎樣向她們解釋？  
藉口說事忙嗎？但吾母和吾妻絕不信我能够因為別的事情而把最願著筆的家信拋荒的；故意說四十天內本是按期發信的，信上還假裝問她門收到否，這也是一種方法，但中法間的郵務任憑怎樣靠不住，也絕難使人相信一連失落八卦信之多的；而且我以前的信大半是在一張大紙上用鋼筆寫蠅頭一樣

大的字，也差不多成了一種習慣，今天不但不是用鋼筆的，進而寫的字有胡豆大，歪歪斜斜也和平常的字跡迥異；以我平日對家裏來信的觀察說來，只要吾妻的字跡稍爲潦亂——吾母年老眼昏不能寫字，卽是吾母的信也是吾妻代筆——就要狐疑不是寫字的人害了病，就是生活失了常度，或是心理有了不安，何況吾妻對於我的注意，似乎比我對於她的還親切十倍，而吾母又是飽經憂患，最善設思的人，豈有不因字跡不同的原因，引起她們的疑懼來的嗎？所以我沈思許久，還是覺得世界上惟有說真話，倒是最能使人相信，最能安慰人的方法。不過我的真話中間終不免稍帶幾分假話，這是可許的，因為經過空間距離三萬多里，時間距離七十多天的一封動人心魄的信，從各方面着想來，關係都很大，不能不把十分的病情減輕至三分，二分的痊可增加上七分；再一尋思

當家中拆讀我這封信時，或許我已健跳得和野牛一樣，我又何必把當前暫時的情況去驚人呢？所以我這封信內完全用的一進三退的筆調：例如開始才說：『我不幸小病了一場，』接着就說：『現在已差不多好了三分之二，以後只是調養的光陰了。』既然這鐵拳已揮了出去，我就不能不預許家中每天發明信片一張，三天發長信一封，哈！寫家信倒是一個養病的方法啊！

一月十四日（此日是後來補記的）

今晨又要去作一次繞屋旅行。

我甚願一試法國外科醫生施術的手段。在這病室內我曾看見過十個新來的病人，有幾個是害脚疾，兩個也是肚腹內的病，還有一個泥水匠從十邁當的



高處跌下來把腦骨跌損，擡進來時已是昏迷不省人事，都是到治療室去經了兩三度的手術，初次經過刀鋒，當麻醉藥性一解後，誠不免痛得狂呼亂叫，但是不到七天就安泰了，十天就能下床了，我很羨慕他們回復健康的迅速。所以初次照過愛克斯光綫的像後，便希望醫生定計給我割治，然而麥歇加立野總說：『還不能定，還不能定。』

當昨天醫生又命我禁食時，我非常高興，這由於在病室中的經驗，凡是往治療室去的病人，事前一定要禁食一天，並且還要吃瀉藥。

可是到今晨才知道又要去旅行，不禁使我大失所望；不過也好，又令我得以享受十幾分鐘的大氣的清福。

這一次又是我殿後，不幸啊！直到十二點半方進了暗室。今天暗室內的布置

又改變了。那立着照像的屏風却變成了一張高臺，探海燈似的機器藏在臺下。我一進去仍被那看護婦將我剝得乾乾淨淨的，把我仰臥在臺面上。因為我昨天不會吃白藥，看護婦遂拿了一罐白藥從穀道中給我注入腹內，然後醫生從臺下放出那愛克斯光綫，把尺許長，八寸多寬一塊照像受光片緊壓在我腹上，約四秒鐘便畢事，這一次我不會看見我自己的腸肚。

一月十六日

到今天算把得病以來一個月的日記補記了一個大概，雖不詳盡但自信把這一個月所感受的印象尚切實寫出了。

彷彿記得自我父親病故後，十五年來尚不會墮過傷心的眼淚——往往在

酒後覺得百感交集，只要有可哭的機會，也曾大哭過許多次，不過只是酒精的作用，算不得真正傷心——今晨爲麥歇加立野一句話，止不住竟大動了一次感情。因爲麥歇加立野察視我的病況後，便老實對我說：『你的病除非到熱帶地方去不能痊愈的。』麥蕾姑娘還補足一句道：『在巴黎斷乎不能好……』

果然一得病就死，倒是一件爽快事。雖然那時相信或者不是死症，可是每到痛極的時候，覺得死了倒是一個大解脫，所以來看病的朋友們雖然臉上都帶一種爲我憂危的樣子——尤其是馬丹西門，往往一面剝橙子給我一面便向我說：『孩子！不要怕，你的病情固然重大，但你精神還好；只須你保着這番精神，不會有意外事的。』——可是我自己倒毫不動情，有時還笑着向他們說：『你們未免太爲我怕死了，或者你們是吝惜一個花園的原故……』

但是今天却再也不能這樣達觀了，當醫生走後，我便尋思：『假若他的話真有道理，那嗎我便只有在巴黎等死的一條路，因為我沒有錢往熱帶上去養病，唉！生死也真算不了一回甚麼事，只是金錢的勢力！』我氣忿極了，本沒有吃酒，而十五年不墮的眼淚，竟沒有力量把他收回去。

早膳後，馬丹若飛爾又來向我說：『醫生說你的病最好到內科病室去調養，因為既不施手術，外科病室便與你不甚相宜。你只管放心去，那病室的看護婦長散藍姑娘也非常精細，非常和藹的，並且那病室就在這一間隔壁，我只要得閒，仍時時過來看你的……哈！好孩子，你爲甚麼不高興？』

她既不知道我不高興的原故，我又何必向她說呢？她却以爲我是繫戀這間病室的原因，倒老實費了她一番安慰的言語。玫瑰姑娘也盡力的寬慰我道：『

我告訴你，內科病室比這里好多了，第一是清靜，房間同這里一樣大小，但只有二十幾個人；第二飲食比這里好，其餘還有多少好處，你去了就知道的。」

到兩點鐘時，玫瑰姑娘便來給我把零碎東西收拾了兩大包。麥歇讓輕輕把我捧在他兩臂上，這就是我由外科病室遷往內科病室去的情形。臨行時麥歇喀倫麥歇羅爾服百合花姑娘，還有好幾個認識的人都含笑揮着手道：「再會，再會！祝你痊癒！」

看護婦因為職業的原故，雖然性情是最溫和的，可是因為和病人周旋久了，痛楚呻吟把她們的情感愈磨鍊愈冷靜，一句話說完，就是病人之在她們眼中，只像商人們的一些貨物，愛憐護惜的目的，只是為他的職業，對於貨物本身並沒有多大的關係。所以玫瑰姑娘能够把東西給我安置妥當後，讓我把她的手

抱吻了一下，並許我得閒就來看我，這總算是最難得的機會。

內科病室果然室大人少，果然與哈額爾病室相距只兩重門，老散藍姑娘果然和馬丹若飛爾一樣的和藹可親。可是在我心裏總覺得不自在，總覺得有一股很陰沈很幽鬱的氣象籠罩在我的面前。

一月十七日

把我昨天所感受的不快，仔細分析起來，有兩個原因：第一，外科病室的病人大半是中年人，害脚疾和瘡癤的又多，大抵病人的身體俱未受多大的損失，而精神也好——像我那樣奇瘦如鬼的，只有三四個，有兩個也移入內科病室來了——法國人是最善尋樂，最愛說話的民族，只要精神身體能够濟他的願望，

他絕不做假絕不把外表的生活和內心的生活放在反對方向上去的。所以外科病室的氣象活潑得同懇親會場一樣，有時晚膳之後，大家據床豪談，豪談不足，繼之以歌，一人唱十人和，縱然心裏有甚麼不歡的事情，也被這種洋洋的樂氣掃除得乾乾淨淨了。內科病室正同他相反，病人大半是很沈重的病，外科已經不能爲力的，才移到這裏——像我移來調養的只算是例外——差不多那生趣已被病魔奪去了十分之七八；並且龍鍾的老年人占多數，終日都僵臥在灰呢被下，閉着眼睛不言不動。

第二外科病室裏只有兩個外國人，除我外，還有一個中年的黑人，他的法國話說得差不多和法國人一樣好——這黑人是在我後一禮拜進來的——帶的法國氣習也最重，我估量他一定是在法國安居下去，再不回他馬洛克故鄉

去的了；因為送他進病院來的是他一個最年輕最妖豔的法國老婆——巴黎婦女最喜歡黑人，大約是生理上的關係，往往一個妖嬈的美婦，雪白的手臂上總挾一個面貌嚴整，身材雄偉的黑人，於稠人廣衆中談着醉心的情話，當事者視爲故常，旁觀者也毫不覺怪，倒只有我們乍從遠東來的，見了橐駝謂馬腫背的少年們，反覺得太奇特——而平日來探望他的也是一般帶紳士派的法國人；平常他的言語最多，又時而唱幾曲他馬洛克的情歌，所以雖是一個外國人，却比法國人的興致還高。內科病室就不同，外國人幾乎占一半的數目，有四個僅能談一點最普通的法國話的希臘人，一個俄國人，兩個黑人，法國話都說得不好，還有一個連馬丹兩個字音也說不清楚的德國老頭子，所以談話的時間愈少，而空氣也愈沈寂如死了。



.....

我不知道內科病室的練習生何以這麼多？大概有三十多人，八點鐘時都陸續來齊了。

我今天便做了一具試驗品。有十幾個練習生把我圍繞着，這個才扶我坐起，把耳朵貼在我背上，叫我連數十幾個「三十三」，那個又扶我睡下，把耳朵貼在我胸前，叫我連數十幾個「四十四」，麻煩了我半點多鐘，一直到主任醫生進了門，在第一號病榻前診視時，方一閃而散，拉到第一號病榻跟前去了。

主任醫生診視到我的名下，我以為那般揚揚自得的練習先生們，既那樣細心的把我麻煩了，一定也和麥蕾姑娘一樣，可以不必再須我自道了。却不然，沒有一個開口的，哈！他們的舉動才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消遣啊！

主任醫生我始終沒有問過他的姓名。比麥歇加立野矮一點，却很偉壯。當他診視我後，我便問他有沒有危險，他笑道：『誰說你有危險？不過你太衰弱，却要當心保養便了。』

因為我太衰弱，所以我吃的飲食也比別人的精美；或者又因我前月的損失太大，現在滋養的需要也特別利害，只是病院照例的一些牛肉魚肉羊肉等，還滿足不了我的食慾，何君每次來看我時，還要給我輸運許多自己做的中國菜——是我把作法寫給何君叫他照辦的——和奶餅沙丁魚之類。

一月二十日

或者因為我很吃得原因，今天下床步履居然可以支持了。

我右鄰那位生黃鬚的少年便向我說道：『你可高興了嗎？你居然走得了。』哈！哈！哈！那少年可憐啊！他便那樣毫不轉側的仰着在病榻上睡了兩年零八個月！頭髮枯得和秋草一般，眼睛裏隨時都帶一種無生趣的神情，肚腹腫得發了亮；據他自說已一年零三個月，除了喝湯喝水外，一點乾硬的飲食沒有進過口；每天看護婦用藥水給他清洗一次大腸，每天醫生要仔細察驗他二次；他又自說除了一個女朋友外，世界上已沒有一個親切的人，而他的女朋友——是一個銀行裏打字的姑娘——又因爲很忙，一個月中只能來看他一次。哈！哈！哈！何等可憐！何等可悲！以他一個人的身世，就代表了此次歐洲大戰中一部份的哀史，爲甚麼？因爲他就是一個戰爭的犧牲者。

我曾問了他幾次的身世，他總搖着頭不高興說，今天却是自己願意告訴我，

他道：「哦！你倒是一個熱情的外國少年！多謝！你竟服伺起我來了——因為他的小便瓶已盛滿了，正拿在手上等候看護婦，我遂給他拿去傾在屋角一隻盛汚水的桶中，這種舉動，是我向別的那般可以行動自如的病處學來的——好罷，我可以把我不願向外人述說的歷史告訴你了……」

歐戰前他是法國郵船上一個執事員，曾到過三次西貢。到末一次，他正想在西貢尋一件事情立腳；他很喜歡西貢的風物，向我說至今他還夢想着不會忘記哩。偏偏戰事發生，到第二年他就被徵到一百三十六聯隊，在松末河上和德國人以砲火相見。三個月後他的大哥二哥都已戰死，他肩頭帶了傷，退到三角坂戰地醫院，半年醫好了，又調至凡爾丹。他三哥也在凡爾丹，到第一防綫被德國人衝破時，有人說他三哥和德國人短兵相接，殺了兩個敵人，但也死在敵人

的刺刀下。他哩，直到第二防綫將破時，始第二次帶傷；這一次比頭一次利害，是一顆流彈打在小肚中沒有出來。當時在戰地醫院割治後，便中了毒，傷倒好了，而腹部却愈脹愈大。轉了八個病醫末後才轉到這里，又已十一個月。他原來除三個哥哥外，還有一位母親，也因傷心太甚病死了。他們都沒有結婚的，他們都是法國北部的人，到現在親戚故舊俱不知流散在法南甚麼地方去了。只有一個女朋友，假若他不受傷，不病到如此，很有希望向她求婚的，末了他更凄然的長喟了一聲道：『還有甚麼希望？我只求能够再這樣過兩年，就對得住我女朋友了。』

『這是甚麼意思？我不懂。』

『你自然不懂。我告訴你，因為我很愛我的女朋友，她今年二十七歲了，雖不

因爲我，但她很窮，沒有嫁資，所以還沒有人向她求婚；我哩，又很希望她能夠嫁人，當一個有幸福的母親。我願意助成她。不過我也沒有錢，被徵前我只積了一千多佛郎在銀行裏；自我受傷後，國家每月給我八十佛郎的卹金，我一個不花，通通存在銀行內，連原來存款已一共有三千多佛郎了。假若再有兩年光陰便可積至五千佛郎，一齊贈與我女朋友也算得小小一筆嫁資，她就可以有幸福了。你可懂了嗎？」

我見他說話時，兩隻棕色眼睛閃閃作光，彷彿已看見女朋友做了一個家庭的賢妻良母一般，我懂得他要忍辛茹苦把他的愛情深深的埋在他女朋友心坎上，所以寧可這樣學蟬子似的『飲而不食』又學僵蠶似的不轉側的再睡兩年哈！愛情！

我握住他的手道：『你不要失望，或許你的病竟好了呢？』

『沒有的事。』他只奇怪的笑了笑。

『你的女朋友當然是愛你的？』

『以前或許愛我。現在不見得了……我也原諒她，我已沒有叫她愛我的資格了……』

我一面爲他生無窮的感慨，一面却私自稱幸我還沒有到他那種失望的地位上。

這少年名叫龍沙爾。

一月二十二日

我對床那個孩子的情形很不佳前天他尙能勉強下床服伺人可是走一步咳一聲比七十幾歲的龍鍾老人還衰弱。昨天已不能下床並且不咳了。昨晚一個中年婦人來看他，孩子僵臥在床上，直如一具大理石的雕刻一樣，那婦人抱着他頸項哭得全身都掣動了；兩個看護婦一面勸她，一面稱她做馬丹，或許是孩子的母親。但是孩子今天這樣沉重，呼吸緊湊到和賽馬場的馬一樣，醫生叫着看護婦給他在口中含了一個助呼吸的樹膠養氣瓶。何以那婦人竟一天不來呢？或許不是他的母親，或許是他的母親而因生活牽掣不能自由，總之，是一個疑問。

到五點鐘，孩子便呼號起來，大約二十分鐘這樣長號一聲：『媽媽！』簡直不像是人的聲音，就同殺牛場中，被刀子刺入頸去，鮮血長流時的淒慘的牛鳴一



樣；又像空山夜靜，旅人宿在茅屋下，所聞的野獸嘶聲似的；那顫動的音波比甚麼還激烈。

我向麥歇龍沙爾道：『這種臨命的慘呼，你怕也受不得罷？』

『這倒是在戰壕中和野戰醫院內熟聞的聲音。不過這孩子的呼聲更酸楚一點罷了。』

一直到滅電燈後，那呼『媽媽！』的聲音，越悲哀越曼長，我從三峽來回三次，雖未聽過猿啼，意想唐人詩中所謂的『斷腸啼』大概也不會比這孩子的呼聲再慘的了。我沒有方法，只好拿呢被蒙着頭，到他將要長鳴時，我使用被單緊緊將兩耳堵住。但是那聲音的力量却能透過我的手背和幾重纖維質。不過後來一聲一聲相距的時間漸長，而音波也漸低弱，到我聽見他斷續不清的向坐

守在他床邊的看護婦說話時，已十點半了。

隨後這看護婦披了一條肩巾便出去了。我以為是去招呼他的媽媽，不然便是招呼住夜的醫生。都猜錯了，原來跟着看護婦進來的却是一個穿黑色長袍，鬚鬚滿頰的教士。孩子是天主教徒，要做臨終懺悔。孩子有甚麼過，也值得懺悔嗎？我只聽見那個穿道袍的滑稽家在孩子耳邊低低的不知說了一些甚麼，孩子斷斷續續的應着聲道：『是的……是的……』一會又說：『我十五歲……』叫密舍爾……』約有四十分鐘，滑稽家走了，看護婦拿電燈照着路，我看見他那被葡萄酒和比服夕克滋潤得紅而且肥的面孔上還沒有自以為不動情緒的戰士龍沙爾的臉上悲戚，我頗能原諒他，他本是以聽臨終懺悔為職業的人，要是每次動感情，也絕不會痴肥如此了。

孩子的聲音大概也被教士帶走了。一直到他斷氣後更無一點聲息。我看見看護婦將他的汗衣脫去，用被單裹着，上面又蓋了一床被單。那十五歲還未十分發育的可憐的密舍爾，便如一段枯木似的，隱隱突起在白布之下。我又看見不一會進來兩個雜役，擡了一具馬口鐵棺材，將這段枯木裝在裏面，用蓋子蓋了，悄悄的抬了出去。我又看見那看護婦和教士一樣毫不動情緒的把那幾床上所有的枕頭被單呢被，以及密舍爾穿着過的汗衣外套，服用過的水瓶，盃子，夜器，嗽盂，刀叉，羹匙，打成幾包，提出門去，大約是送往消毒所去了。及至看見她轉身把床褥也揭去了，那張床上連密舍爾的微塵也不剩了。我方朦朧睡去……

一月二十三日

家中凡是死了一個人，這人的聲音笑貌，留在生人的記憶中不知有多久。設死的就是十五歲未成年的小孩子，他所留與人的紀念，大約也須經過十年二十年始漸漸的有模糊不清的一天。獨有病院中，死一個人真還敵不住吹滅一枝火焰熊熊的蠟燭，因為蠟燭驟吹滅後還有許久的油煙氣，而病人死後便更無人再提說他一句了。或許密舍爾給我的激刺要特別大些，所以我今晨一醒，便想起昨夜那種慘景，不由便注目在那張空床上，不錯，密舍爾果是特別給了我一些激刺，不然在外科病室也會看見死了兩個人，就在這內科病室，當我移來的第三夜也會看過一次死人，何以那三個死人都<sub>不甚</sub>十分感動我呢？或者那三個都是老年人，死亡本是他們應該接觸的，並且三個人臨終時也很安

靜並不像密舍爾那麼動人的原故。

因為密舍爾的死亡，我又很爲他隣床那位希臘少年耽心。那少年不過十八九歲，害的是貧血病，不但比我加兩倍的瘦弱，而且一點精神沒有。還有那個德國老頭子，差不多有六十歲上下，看不出他是做甚麼職業的，也終日不言不動，睡在床上；凡是他需要東西，或有甚麼動作，只用手示意，看護婦都特別當心他；主任醫生不能說德國話，有一個助手的德國話倒說得流利異常，每天早晨那助手必來和他暢談一番，除此之外，他那說話機關只有等他老婆來時才有用的機會。他老婆也是一個德國老婦人，每天下午只聽見兩點鐘的鐘聲一響，餘音未盡她就推門進來了，簡直不差毫釐。來時手上總是提一具食盒，那德國人便據床大嚼，這婦人能夠說一點法國話，當她丈夫大嚼時，她多半尋着看護婦

細細問她丈夫在這二十四小時中的情形；往往一句話必要一字一字的說上四五遍，她方點頭表示懂了，大約每天那看護婦必這樣極不憚煩的和她作半點鐘的會話。看護婦向我說自那德國人從外科病室移來七個月中，無一天不是如此的，這一來又引起了我無窮的心思了。

一月二十七號

今天使我最詫異的，便是那每日不差毫釐進門的德國婦人竟落後了。當鐘聲鏗時，病室門一啓，我以為定是她了，依舊看我的晨報——每晨八點鐘時有一個賣報的老太婆專門到各病室裏賣報，我從在外科病室起，每天照例買她一份晨報，往往當我酣睡未醒時，她就將報放在我床側小鐵几上——可是

那脚步聲大不相同，並不是那德國婦人穿着平底鞋在地磚上悉索索一步一拖的聲音，却是一種極清脆極有致，而每步只走四五寸的細碎高跟鞋的聲音，並且是反對方向，一直對着我這一方走來的。我不能不抬起頭來了。

哈！一個時髦的巴黎女子，封頂緞帽戴至眉毛上，披着一件錦葵色呢外套，一條水獺披肩。是誰啊？麥歇龍沙爾早伸出兩手熱烈的笑道：『日安，旖麗沙白！呵！呵！你又來了……』

原來就是他拿苦痛賣錢來助嫁的女朋友。不錯。果然是個令人魂銷的巴黎女子。她把外套脫去，兩條凝脂琢玉，直露至肩頭下的粉臂，早環在麥歇龍沙爾瘦來只剩一把的頸項上……

我碎麥歇龍沙爾難過極了。假若我處在他那地位上，我絕沒有他那種遺希

望再緩兩年才死的勇氣的。我不能再留着來看他們那樣沒奈何的愛情劇了。  
我非逃不可。

我穿上外褲，披上外套，戴上遮陽帽，約着一個行動自如，曾經到過美國，與我同日由外科病室移到內科病室，最願意同我閒談的法國人，一同下樓——因為不靠他幫助，我便不能下樓——到他昨天引我去散過步的院子中來。不過我腦筋終被麥歇龍沙爾和旖麗沙白姑娘擾亂了，麥歇哈羅爾——就是這位同伴——與我談了多少話，我俱沒有聽見；只呆呆的坐在石欄上，烘着微帶春氣的太陽，看着碧天上一片舒卷不定的白雲。究竟我想些甚麼？我自己也清不出頭緒，不過可以說有一大半的心思都縈迴在錦江玉壘之間罷了。

我迷惘了好些時，麥歇哈羅爾忽把我肩頭一拍道：『走！我們買糖果去。』



我雖不喜歡糖果，但也自然而然而同着他一道穿過幾重小門，來到另一個大院落中。這院落布置很好，有許多長青不謝的松樹，中央一個噴水池，沿池四片花壇，地上鋪着不凋的青草。但是院子中散步的盡是婦女。有穿平常衣服的，有穿病院制服的，笑聲四徹，幾乎令人不相信是病院。旁邊一間小屋，便是賣糖果，賣郵票，賣筆墨信紙以及各種必需雜貨的東西。窗子外擁了十幾個年輕婦女，都是來賣糖果的。中間有尙披着頭髮不過十六七歲的小姑娘。我低低的問麥歇哈羅爾：『這裏可是婦人部的院落？』

『不但是婦人部的，並且是產科的。』

『哈！這小姑娘也是產婦嗎？』

『怎麼不是。因爲年輕，所以才不知道避妊的方法。』

『啊！未免太年輕了。』

『倒是的。不過巴黎的女子，你或者不知道，十六七歲墮落的多得很。但她們有了一次經驗，大概總要到三十以後正式嫁了人再第二次懷妊了。』

麥歇哈羅爾因為要寫信，我便獨自到那小院子中去等他。差不多到四五點鐘了，他還不會來，我再到產科院子中找他，已不知他往那里去了。這却給了我一樁困難事，我獨自一人却怎麼上得樓去呢？

我正在樓梯口徘徊，忽然一個穿着講究，步法嫻婷的女人老遠的便笑着向我走來道：『啊！麥歇李，你居然出來散步了，你大好了嗎？』

她的帽子戴得很低，當額又簇了一團頭髮，青狐披肩又將兩頰壅住，我簡直認不出她是誰。及至她走到我身邊，把一隻戴黑皮手套的手伸給我，偏着頭注

視着我道：『你就不認識我了麼？』

哈！我認得她了，因為她那絨花似的一對澄清黝黑的大眼睛依然如故我認得她了。

『恕我，沙郎姑娘！因為你穿着不同，我簡直把你當作一位拿眼角看人的貴小姐去了。』

『你看我這身衣服還不壞嗎？』

『簡直是阿德湧，娥北納頭等女伶，我敢向你發誓說。』

她高興極了——巴黎女子的虛榮心直可稱為世界第一，不僅是她們的風致，她們的豔冶；她們的裝束——把編貝似的牙齒一齊露出，握住我一隻手道：『你真是一個可愛的調皮的少年！你幾時出院？』

『你瞧我能够幾時出院』

趁此機會我便請她扶我上樓去。她當然允諾了，把我半邊身子都挾在她手臂中，還一路取笑我道：『麥歇讓說你不過重十基羅格蘭姆，我測量來似乎只有五基羅格蘭姆罷了……』

我們在室病門外分手時，她又道：『麥歇喀倫，麥歇羅爾服們俱很念你的，你今夜可以過那邊來談談麼？』

我推門進去，旖麗沙白已早走了，我們床間空氣中似還留有一點餘香。麥歇龍沙爾把眼睛定向着空中兩片嘴唇彎了成一條弧綫，靜靜的仰臥着，一言不發。不過臉上的神氣太難看：失望，安慰，愁苦，快樂，似乎各種原素都有一點。

我身軀自能行動以來，從沒有像今天這樣疲乏過；腦筋也沒有像今天這樣

不寧過，我亟須好好的休息，今夜能否踐沙郎姑娘的約，能否往外科病室談天去，此刻還不能定哩……

一月三十日

今午我的床前不期而會，又來了許多朋友，可是我今天很高興和衆人應酬，甚望他們不必等到四點鐘便一齊走了，豈不爽快。這因爲何君給我運輸食品來時，順帶了一封家信來，很厚，大約又費了吾妻一夜書寫的工夫。偏偏馬丹西門，馬丹紀諾和小魯意司有那麼多問不完的關心話：『現在肚腹內痛得怎樣了？夜間睡眠還够麼？飲食還好嗎？……』

一直到四點鐘響了，看護婦高喚道：『麥歇馬丹們，請便啊！』然後她們才同

我抱吻告別走了。偏偏又有一位多事的馬丹，是我左手隔兩張病榻的一位病人的老婆，是一位壯美的少婦，她每次來看候她丈夫，由我床前過時，必要殷勤的同我握握手，閒談幾句，今天她仍按照原例，我只好忍住十二分的不耐，待她剛一轉身，我遂急忙折開了家信：不但信箋較平常多一倍，而且還帶了一張吾母同吾妻合照的像片來。

.....

電燈快要滅了，我不能不把照片依舊慎重的裝入信封去，可是我的心跳得太利害，總得想法子將他平伏下去才好.....

二月十三日

大約我的病只能醫到這步，不能更進了，因為醫生三天以來走我床前經過時，只隨便問我一聲：『今天可好些了嗎？』已不再診察我了。我右腹的痛處確也好多了，現在只剩指頭大一塊硬結，按着始痛，而膀胱的膨脹也大減特減，小便的排洩差不多和好人一樣。加以內科病室的景像太慘淡怖人，我實不願再在這活墳墓裏度我的日月，我決意要走。

今天是禮拜日。但是給我輸運食物來的，不是何君，却是老李君和周君。原來何君因為中法間一個聯合的教育團體請他幫忙去了，何君不來這倒是我出病院的一個好機會，因為何君的為人太過於謹慎，往往同他商量一件事，末了還是得不到他一點實在的主意，並且他愈是為我挂慮，還愈要阻止我，倒不如同老李君和周君商量還確實可靠，而且也爽快些。

老李君和周君照例自然要勸阻我一番，他們的意思總以為出外去調養決不能如在病院裏這樣周到，但他們終拗不過我，終被我的說法把他們的意思戰勝了。於是老李君便代表何君去同散藍姑娘交涉，領我出院。

這種出入的自由權本是屬於我的，所以散藍姑娘只說：『第一飲食要當心，能够像病院裏這樣有節制便最好了，其次寒暖也要緊；總之，能够在三個月內不用心，就是頂好的調養方法。』

我便向老李君道：『你明天早晨來接我出院好了。』

『明早，後天早晨，我都不得閒。十六晨我一定來。』

『你們兩位一齊來，因為我的零碎東西太多，單是一部沈歸愚的《唐詩選》，和一部王充的論衡就要費一個人的力量，並且你們還須把皮鞋外套大帽子給



我帶來。」

「一定的。你姑且耐煩兩天罷。」

他們走後，我好生懊悔，爲甚麼我不叫周君明天只將衣帽鞋子給我送來，東西雖多，我儘可以出病院門就喚一輛摩托車坐回去；或者周君也不閒，就轉托麥歇紀諾，豈不是一樣的？

麥歇龍沙爾幾天來都不大說話，此刻始問我道：「你要出院了嗎？」

「是的。我祝你也能够早早出院。」

「多謝！你走了，我又少一個說話的伴侶了……」

他說了這句話，眼睛裏盛滿了愁思。我感動極了！哈！可憐的人，你只能怪那殘忍的戰神，他把你甚麼幸福都剝奪盡了，這一點瞬息而過的友情，那能安慰

你那不可治的劇痛啊

二月十六日

我是去年十二月十六日得病，十七日入病院，到今天剛剛兩個月，六十二天的病院生活。畢竟病還是不會十分好，只算是在瀕死之鄉中獲得了許多法國平民的真精神，倒也足以自慰了。

昨晚到外科病室和諸相識者道別時，馬丹若飛爾，麥歇釀，還不會走，和他們足足談了一刻鐘。馬丹若飛爾更教了我許多保養的方法。麥歇喀倫說他的病恐怕還要施一回手術，今年能不能出院還不能定。麥歇羅爾服却決計到四月出院。我原睡的床榻上又來了一位少年。此外相識的病人出院的很多。我都一

一和他們告了別；並且每人都給他一二句相當的祝詞。當我出門時，差不多有十六七個宏大的聲音一齊喚道：『健康，麥歇李！』

我走到過道上，便碰見玫瑰姑娘已換了時髦衣服正要下樓；益握住我的手道：『哈！兩個禮拜不見你了！你幾時出院？』

『我正是來給你告別的，明天就要出院了。』

『你可高興嗎？大概這里也使你生厭了。』

我此刻才想起沒有看見百合花姑娘和沙郎姑娘，便轉托她代我向她們大  
致意。

她應允了又道：『你出去還是留在巴黎嗎？』

『不，我願意到格羅卜去。』

「格羅卜那里很冷，你曉得終年不化雪的白山就在那里麼？我勸你最好到里斯去，那里天氣又好，風景又好；並且我有一個妹子也在里斯天然療肺病院當看護婦，你若去時，我好可以介紹她來看護你。」

玫瑰姑娘這番話大概是故意和我開頑笑的，假若我有力量能够到里斯雇用作看護婦，我還到平民醫院的普通病室中來嗎？不過巴黎女子的心思從沒有這樣屈折，她們對於外國人總是莫名其妙，而且她說話時神情又非常誠懇。我便謝了她的介紹，並問了她的住址道：「假若我真個往里斯去時，一定寫信給你，請你帮忙的，不過還要和我朋友們商量……」

今晨把麪包湯吃後，便把東西收拾齊整。九點鐘主任醫生走來，散藍姑娘向他說了我要出院，他便把我床頭那張「履歷」取下簽了三個字，然後伸手向

我笑道：『我也要勸你出院去調查了。病院的光綫，空氣都與你不合宜。』

我趁此便問他道：『麥歌加立野叫我到熱帶上去，據他說，不然，我的病就不能全好，可是真的嗎？』

他道：『不必到熱帶。總之，你能够離開巴黎向南邊去，或者就到鄉間去，比較自然有益。你現在很需要日光，假若你每天早晨能够在日光下過一小時，只須一個月你的病就全好了。』

我致謝了他。此刻我心裏非常安靜，因為兩個醫生，一個助手，一個看護婦長，四個人的話就是四樣，我算來還是聽我自己指揮的好。

用早膳了，老李君和周君還不來，我從各方面設想，他們決不會失信的，可是怎麼還不來呢？假如我有皮鞋，外套，我很可以獨自雇車回去的，哈！這都是平日

沒有料到的意外事。看護婦把我進大門時被剝去的外衣領子領帶等俱給我取來了。硬領還是我的硬領，但在頸項上，要不是被前後領針鎖在襯衣上面，簡直可以旋轉自如了。

今天我望老李君和周君的情形差不多竟和去年十二月十七日晨望醫生的情形一模一樣，那種不可忍耐的心情引起了許多平常未有的惡念，麥歇龍沙爾一連喚我幾次，要和我長談一會，我幾乎想奔出室去；不過我自制力還強，竟忍耐着同他談到午後兩點鐘。

老李君和周君居然來了。原來他們早間來遲了一步，剛錯過了入院時候，他們也不可忍耐的在大門外直等到此刻。

於是我穿了皮鞋，披了外套，和全病室的病人握了手，麥歇龍沙爾拿着他戀

別的眼睛直把我送出室門。老李君和周君分拿着我的行裏，我哩，只這一件外套一雙鞋子已够把我勞累了。一個看護婦拿着我的『履歷』把我扶下了樓梯，沿着牆腳很走了一會，才到大門前，將『履歷』交給門房，一位麥歇問清了我的姓名，『查驗無誤』，方說道：『請走罷！』我又與那看護婦握別了，正堂堂出了大門。

哈！這大門，我在門內住了六十二天，今天才看見了他的面目，也才看見了他的招牌：『仁愛病院。』請了病院，仁愛病院！永別了！你給與我的仁愛確不少，但我終身不願再和你相會！

與巴黎的街市別了兩個月，覺得他的情形簡直與前大異了：第一，便是摩托車太多，而且太快，太駭人——橡皮車輪在地上軟軟地摩擦出一種嚇嚇的微

聲，還罷了，只有那警人的喇叭猛然在耳邊叫起，比野獅的吼聲還利害——其次，是兩邊五光十色的商店，在我久已習見灰白二色的眼睛裏，覺得比看萬花筒還奇離，再次，便是往來的行人，男的何以比雄獅還壯偉，女的何以比春燕還輕盈。總而言之，今天到我眼中來的物事，都不是物事本身的常態。

老李君一定要我坐車，我一定不坐車，我彷彿正是監禁十年甫出獄的囚犯一樣，縱令我兩腿軟至一步不能移，便倒在街石上顛滾而前，也覺得自由終是可愛的。不過每到一個街口，總是他兩位將我夾扶在中間，一步三寸的從摩托車叢中緩緩走過——也是巴黎的摩托車，方有車子讓人的時候，假若是在上海，怕不早碾成肉泥了。

差不多足走了半點鐘，假若再多一百步，我也決不能走了。離弗郎沙第一旅



館還有二十步遠，麥歇紀諾早在第四層樓上拍着手叫道：「日安……麥歇李……哈……你竟自走回來了麼……」那女僕白姑娘也應聲從第五層的窗欄上俯着頸道：「阿那！你瞧麥歇李……」剛進旅館門，馬丹紀諾早同小魯意司從辦事房裏奔了出來，馬丹紀諾把我兩個肩頭扳着不住的振搖道：「啊！你呀！你呀！」半天說不出下文來；小魯意司也只握住我的手憨笑，麥歇紀諾和白姑娘的脚步聲早在樓梯中和懸崖轉石一樣，狂奔下來了。這種凱旋的儀式，恐怕自拿破侖征服意大利以後，再沒有像我眼前這樣熱烈的了。

及至麥歇紀諾將我扶至我的房中，我直同一堆散土似的，頹然倒在大臂椅上，眼望着麥歇紀諾出去了，老李君也出去給我購買食物去了，周君把攜回來的東西一一整列好了，至少也有一刻鐘，我疲乏得一句話也不能說。

待老李君將東西買回，周君在酒精燈上給我預備晚餐的菜時，我方恢復了氣力，細細和他們籌商我將來的行止，決定了，至多在巴黎留一個月，我便往格羅卜去，錢哩，他們二位暫替我籌劃六百佛郎，向後的主意，向後再打好了。

到五點多鐘，他們走後，何君方才回來，同何君一道進門的是大李君和那一位無往而不黑的陳君。哈！這位陳君，倒是我這一場病中有始有終的人物，不過我因為病的關係，從前如彼其肥碩，現在如此其瘦弱，而陳君的黑，兩個月來却並不因巴黎嚴寒的氣候，使他稍微改變。我錯了，我初次尙疑是印度洋的鹹風將他烘染至此，今天始明白這就是陳君之所以為陳君的特徵。

咳！六十二天的病院生活，能够這樣結束，總算是我的幸運。不過還有二十五六天的日子，那封動人心魄的信始能展示在吾母和吾妻的眼前，我在陳君口

裏吹出的烟影中，似乎看見他正挾着火焰的勢力在印度洋裏翻滾而前哩……

(完)

